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行 水 金 鑑

(四)

傳 澤 洪 錄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行水金鑑

(四)

傅澤洪錄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卷第十七

河水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元史順帝本紀

正以來旋修旋決而濟南河間以至豐沛久罹昏墊矣是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

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

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

二策見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躡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元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以大司農禿魯等兼領都水監集河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中成遵爲工部尙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

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

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

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

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

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者。公其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爲大都河間都轉運使。元史成遵傳。

思誠爲河間府總管時。河水頻溢。決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隄。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隄於外。互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元史

王思誠傳 思誠。至治元年進士。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避廟諱。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避廟諱。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壑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淳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壅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堦。壅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堦至哈只。

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壑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壑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壑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壑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壑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併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檝。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于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

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竝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薄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纒大緯。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裹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竝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蕪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望于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

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創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漳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于上流。碾之水中。又

以竹緹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七大槩上。每緹或砸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復以木樁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駭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砸後闌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砸前闌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

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墾前墾之旁。每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罽龍尾大墾。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簿。不得肆力于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墾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墾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

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礎。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避廟諱

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

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恤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其錄。

避廟諱

所紀庶來者得以

詳焉。

元史河渠志

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

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魯爲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築決隄。河復故道。凡八月功成。

元史脫脫傳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唯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

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徒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陸深續傳 驗錄。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卽以爲驛。壁間題詩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

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可得而盡非之。蔣仲舒堯山堂外記 按元史賈魯本傳 魯字友德 高平人。

以明經領鄉薦。泰定初。恩授東平教授。歷工部郎中。行都水監。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旣旋師。命魯追餘黨。攻濠州。卒於軍。有旨賜文鈔五百錠以給葬事。魯之功名令終。其所治之河。今多遷改。然在當時。其功甚偉。至今猶賴之。後人不讀書。遂謂魯治河以速元亡。曹玉珂作河志。至謂魯治河。卽漢賈讓之譬。止兒啼者。止之卽止。然啼止卽斃。其荼毒浮於宋。回河諸人。嗚呼。亦冤甚矣。

昔賈魯治河。用沈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歷間。僉事俞汝爲奏議。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

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沈之淺深。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必非孟浪姑試之。因于至正河防記。沈思尋繹者累日。方恍然知魯之沈舟。蓋以之代壩而逼水。非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隳。因急沈舟爲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隄也。迨至船埽四隄並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于九月七日沈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邪。雖然。臣以魯于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踰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不恤民力一也。築隄塞決。正值伏秋。用工于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于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特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宋濂等諸臣修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意坐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何足據哉。然而元之亡。卽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新輔治河書。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

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跡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實。余深痛之。禹貢維指。

賈魯治河。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斯。以兵鎮之。元史順帝本紀。哈只口在今歸德府。陽青村在今曹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于黃堦等口。即今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堦在單縣。萬歷丙申。黃堦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矣。穀山筆塵。

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堦。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河防一覽。

賈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斷頭隄。元漕運所也。賈魯所開。故名。直隸通志。

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流入。又東入中牟縣岸。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煖泉冰泉。東源自州境之九仙廟。合于張家村。名曰合河。至京水鎮曰京水河。又北受須。索二水。曰雙橋河。元末命賈魯疏治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皆名賈魯河。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

賈魯于黃陵岡開黃河故道。今爲黃河要害。賈魯河在黃陵岡南二里。曹縣西南有黃陵岡。賈魯開黃

河故道始此。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猶爲運道。自黃陵岡塞而此河遂填。其南爲大河洪流矣。目遊四海

諸書。大約自河南開封之儀封縣。歸德府之睢縣老城商丘虞城夏邑。山東兗州府之單縣曹縣。至江南徐州而止。故弘治中。河撫徐恪疏云。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浚之。使之由徐入淮。又萬曆中。科臣楊應文上疏。議開趙渠。蓋商丘虞城而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據此。則賈魯治河之功。至今猶烈。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岡岸。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元史順帝本紀。按河復故道者。即賈魯所開之河道也。因前一年水城河決。壞黃陵岡岸。至是修復之。故順

敎天下。亦脫脫丞相之張大其事也。

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

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

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

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元史史彥斌傳。金鄉河溢。害及魚臺墓內之棺。至漂流三百餘里。其害甚劇。而元史五行、河渠二志俱不載。何與。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元史五行志。是年八月黃河決山東大水。元史

順帝本記。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河決范陽縣漂民居元史順帝本記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圯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衆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秋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

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水縣西黃水汎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

如之元史五行志

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記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

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淵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徑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

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拓始也由澶滑而極

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

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

淮中間數百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

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

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

之意。使不得旁洩。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縷隄之法。即歸流宜深之意。滾水石壩及格隄之法。即斗門迴注之意。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一願

柔山居
贅論。

行水金鑑卷第十八

河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丁巳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省部募淮揚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了疏濬之宣挺身自薦元以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賈楮至揚州市竹篾募丁夫數月之間得丁夫三萬餘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成

明太祖實錄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旣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迺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述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旣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有清和利征且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

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旣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隄。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喑喑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不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

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游。今思復述以爲說耳。明太祖御製
黃河述。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八年。春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隄百餘丈。詔河南參政安然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明太祖實

錄

是年。大河南決。挾穎入淮。蔡河之下流亦漸絕。自遊四海記。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冬。十月丙辰。開封府蘭陽縣言河決傷稼。詔免其租。十一月戊寅。開封府封丘縣言

河溢傷稼。命免今年田租。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庚辰。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

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隄。勿重困吾民。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子。上以河南水災。民飢。命駙馬都尉李祺往賑之。敕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

決。瀾漫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飢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

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爾其欽哉。祺承命而行。復令賈敕諭布政司及府州縣曰。大河之水。天泉也。必

有神以司之。若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則衝

決城邑。蕩析民居。而牧守亦與其禍。此感應之必然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爲所傷。良由牧守非人。方春東作。將興民無衣食。何以立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祺。賫敕往所傷之處。優給其民。雖不足爲厚恩。亦庶以少甦其困苦爾。爲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其民。無違朕命。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三月庚午。河決朝邑縣。募民塞之。六月乙卯。河溢榮澤。陽武二縣。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彰德府奏臨漳縣河決。宜於磁州築隄以障之。詔從其請。八月丙寅朔。

開封府河決。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河決杞縣入巴河。命戶部遣官督所司塞之。丙子。

上諭戶部曰。比者河決。開封屬邑。漂沒民居。淹浸田畝。受害者必衆。其有被水災者。悉蠲其賦稅。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詔修築漳河隄。先是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

隄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隄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修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

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隄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廨宇甚衆。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壬辰。河南河決。漂沒民居。命賑卹之。被災之家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凡。

鈔二萬五千二十錠。開封府西華等縣。兩河水暴。溺沒民田廬。民多飢困。上命賑之。明太祖實錄。

是年。詔築歸德州鳳池河隄時。河決鳳池。漂沒夏邑永城諸縣。有司不以聞。民李從義詣闕奏訴。從之。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乙丑河南河水暴溢時開封府陳留睢州歸德夏邑寧陵被水惠民千三百七十四戶詔遣官循例賑之未幾陳州項城縣亦奏河溢民被水患仍遣官往賑之明太祖實錄是年河決原

武淤安山明會典

是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

淮而故道遂淤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河南開封府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乞發軍民修築隄岸以防水患從之丙午以開封府祥符等縣河決詔免今年田租冬十月辛酉發河南開封等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陽武縣河防十一月甲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民詣闕言昔河決浸沒田土至今不可樹藝而徵稅如故上命免其賦凡萬一千二百餘石絲五千四百餘斤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亥罷開封府馮陵十字河龍堂快活林傘兒三里萬龍及陳州東橋凡

八插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南藩臣請修宜陽河防先因洛河泛溢宜陽田廬漂沒殆盡至是始聞於上令預治磚石俟農

隙時爲之。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春正月乙亥詔除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先是河決懷慶等府州縣民人貧困上聞之命除懷慶而下至正陽河口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仍聽其民採魚以給食。明太祖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受水將浸及軍儲倉巨盈庫詔令滎陽高阜處築倉庫以待之。冬十有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之南也。河南通志。

李至剛洪武中爲河南右參議河決汴隄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明史稿。

明太宗永樂元年八月丁巳修河南安陽縣河隄壬申工部言山東福山縣河決護城隄二百九十餘丈命卽修築九月壬午工部言河南陳州西華縣沙河水溢衝決隄堰以通黃河傷民禾稼乞量起民丁趁農隙修築從之十二月丁亥修山西夏縣古河決流隄三十餘里。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癸酉修河南府孟津縣河隄九月己酉修河南武陟縣馬由隄岸丁巳河南守臣言開封府城爲河水所壞命發軍民修築十月丁丑河南黃河水溢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卽修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二月丁卯朔河南布政司言河決馬村隄命本司官躬督民丁修治。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癸巳修河南陽武縣黃河隄岸及中牟縣汴河北隄。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黃河泛溢河南。傷瀕河苗稼。十一月癸丑。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言河水泛溢。沒民田一百九十一頃有奇。乞免今年稅糧。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六年正月甲子。河南武陟縣知縣屠任言。縣東關至北賈村等處。去年淫雨。沁水衝決隄岸。淹沒田廬。請用民力修築。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正月己卯。河南陳州衛言。河水衝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隄岸二千餘丈。請以軍民兼修。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八月庚申。河南按察司僉事張燾等言。五月至八月。霖雨。黃河泛溢。壞開封舊城。民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上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十二月戊戌。河南守臣言。汴梁河決。壞城二百餘丈。宜及時修理。上諭工部臣曰。汴梁城近黃河。不免衝決之患。而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聞黃河水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視隄防。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二年己酉。河南武陟縣言。去歲天雨。浸淫沁河南北。九百餘步。流潰成河。淹土田廬舍。請以丁夫修築。從之。三月壬午。浚河南黃河故道。蓋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

廷瓚率運木夫同侍郎金純相度開浚。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仍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戶部侍郎古朴以太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尙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遂命禮兼董之。四月癸卯。命戶部開河自効。民丁一體給糧賞免租稅。初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是年租稅。而山東河南之人多有自願効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六月丁未。敕諭尙書宋禮等曰。曩命卿等浚黃河故道及築塞河港。以紓河南水患。今久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溢日加。爲民患苦。卿等其協心併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朕委任之意。七月己卯。遣官視新開黃河隄岸。舊爲水所溢者。悉增築之。乙酉。河南浚黃河故道訖工。凡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月餘而畢。自是河循故道。與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明太宗實錄。

張信祥符人。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中。歷工部右侍郎。河決開封。遣信視之。請疏魚王口至中澗。故道二十餘里。繪圖以進。詔如其議。役十萬人浚之。決遂塞。宣德中。以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致仕。

明史
藥。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癸亥。河南鄆陵臨漳二縣驟雨。河水壞隄岸。沒田禾。事聞。皇太子遣人撫視。辛未。初。河南陽武縣言河決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縣。中鹽隄與原武縣大賓隄皆河流之衝。屢塞屢決。上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至是。芳言。隄當急流之衝。夏秋之交。雨水泛漲。往往決隄。

請以新開河岸捲土爲埽。樹椿捍禦之。庶不至重爲民害。從之。九月丙申。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唯河爲大。故水患唯河爲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薄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隄上。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所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於農隙採木。春和修砌。從之。十二月戊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河南三司官。坐視河決爲患不奏。幸蒙恩宥。令躬督修治。又轉委僚屬而不親行。以致軍民勞而無功。上曰。下不卹民患。上不奉君命。其治之如法。明太宗實錄。

按芳策與張信同用木囤。則王延世竹落遺法也。延世以此成功。芳襲之而仍效。允矣古人之成法。不可不知也。河志。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三月己丑。巡按河南御史李琳言。軍夫修築河岸者。今河水日長。難於用力。況東作正興。請暫停止。俟秋收水落用工。皇太子從之。六月癸亥。修朝州衛城。以河水衝決故也。八月庚午。河南遂平縣言河決隄岸。漂沒民居四百二十餘所。壞田稼六十頃有奇。皇太子遣官撫視修築。十月戊寅。修河南滎澤縣大賓河隄。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辛亥。黃河溢壞河南土城二百餘丈。事聞。命工部遣官修築。九月丁亥。修河

南武陟縣郭村馬曲等河土隄凡五百六丈。閏九月丁巳。徙陳州宛丘驛及遞運所於沙河北岸。初置於州城之北。比年黃河淤塞。故徙之。甲子修河南開封府土城隄岸百六十餘丈。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六月甲申。山西布政司言。遼州淫雨。河水暴溢。壞民田三十餘頃。命戶部除其租。

是月北京河南山東淫雨。河水泛溢。壞廬舍。沒田稼。而東昌府臨清縣尤甚。民被害者九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命戶部遣官賑卹。九月丙申。修河間府興濟縣水決隄岸。十二月丙子。山東館陶縣。北京南樂

縣民自陳今夏河水泛溢。淹沒禾稼。秋收不足以輸稅。乞折鈔帛。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七月壬寅。河南開封等府十四州縣淫雨。黃河決隄岸。沒民居田稼。明太宗實錄。

是年。河決開封。經懷遠縣。由渦河入於淮。淮安府志。

明太宗永樂十六年七月乙丑。大名府魏縣言河決隄岸。命修築之。十月甲申。行在工部言。河南黃河

溢決埽座四十餘丈。命遣官修築。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言。河南開封府仁和門外土城。隄舊離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獨

樂岡。南入淮。比河決而西。蕩齧城隄。雖屢修築。旋復衝決。宜浚故道。以弭其患。從之。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五月癸未。戶部尚書郭資言河南開封府歸德。睢州。祥符。陽武。中牟。寧陵。項城。永城。滎澤。太康。西華。蘭陽。原武。封丘。通許。陳留。洧川。杞縣。及南陽府內鄉。衛輝府新鄉。獲嘉。汲。淇。輝縣。并鳳

陽府宿州。去年夏秋淫雨。黃河泛溢。并傷田稼。命遣人按視。蠲其租稅。明太宗實錄。

王林、永樂中知青縣。以河決禾稼盡沒。痛不能救。投水而死。屍漂入縣南甬路。官民憐之。遂於隄上置

祠祀焉。名曰神隄。畿輔通志。

明太宗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仁宗已登極矣。以河南黃河泛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

稼。敕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知李信往鎮撫軍民。上諭彰曰。卿任朝廷

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咨訪。

庶幾可以得民之情。十月辛卯。漳河水溢。廣宗縣傷民田稼百餘頃。有司以聞。命戶部遣人振卹。十

一月庚子。敕河南布政司。今永城縣奏。去年七月黃河泛溢。傷稼。其被傷去處。去年稅糧馬草悉與蠲免。

明仁宗實錄。蒼菽云。河南通志載永樂九年秋八月庚戌。尙書宋禮治河。新港成。河復故道。禮還京。皇太子遣人勞覲。自是無水災者三十餘年。噫。何記載之失實也。宋尙書功在運河。至今猶烈。而黃河之遷變無常。公雖能治水。亦焉得保三十餘年之無事耶。予閱實錄自九年河復故道之後。十年鄆陵臨漳二縣壞隄岸矣。十一年朝州衛城被衝決矣。遂平榮澤皆河決隄岸矣。十二年壞河南開封土城矣。武陟修隄。陳州徙宛丘駟及遞運所矣。十三年河南河水汎溢。壞廬舍。沒田稼矣。十四年開封等府十四州縣。黃河決隄岸矣。十六年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埽座四十餘丈矣。二十年二十一年。河決而西。屢修築。旋復衝決。開封南陽等府。浸淫至二十四州縣矣。又宣德元年。河南布政司奏黃汝二河溢。開封南陽等府十餘州縣矣。宣德三年。開封府鄭州祥符等十縣。河水泛溢矣。宣德五年。南陽府奏衝決河岸。漂流人畜矣。宣德七年。九年。河南開封懷慶二府。皆以黃沁二河爲患。豁免錢糧。在在興築矣。自永樂九年。至宣德十年。水患如此。卽正統元年。以至三十四年。黃河無歲不決。直決至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爲黃河之一大變。實錄歷歷言之。可考而知也。通志乃云。三十餘年無水災。何記載若是之失實耶。毛西河先生嘗有言曰。天下不可信者三。一道經紀黃帝君臣。一姑布子家談人相有休咎。一天下志書。所載山川疆域。人物災祥。斯三者皆不可信。而志書爲尤甚。斯言豈欺我哉。以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明宣宗宣德元年七月己未河南布政司奏六月至七月連雨不止黃汝二河溢開封府之鄭州及陽武中牟祥符蘭陽滎澤陳留封丘鄆陵原武九縣南陽府之汝州河南府之嵩縣多漂流廬舍淹沒田稼十一月庚戌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靈州千戶所城垣舊距黃河三里今河水衝激切近城下恐致崩陷難於守禦城東有地高爽寬平請徙城於彼上命行在工部遣官覆視果當徙俟來春用工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二年七月乙卯直隸河間府獻縣真定府晉州饒陽縣奏河水衝決宮儉口及窰隄口黃潦漫流田禾淹沒上命行在工部遣人巡視凡水勢衝決之處隄堰當增修者卽發民興工八月甲子直隸徐州保定府深澤博野束鹿蠡縣河間府河間縣各奏七月積雨連旬河水泛溢衝決隄岸淹沒禾稼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二月甲子徙置靈州千戶所於城東先是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河衝決至城下請徙於城東命俟來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徙之閏四月庚子復傳啓讓河南按察司僉事陸正品祿啓讓九年考最河南民二百餘人言啓讓公直勤慎有守有爲開封城東河水爲患啓讓躬率民築隄百五十餘丈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州鳳池口以泄河流民受其利乞賜本官復任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僉事可謂能興利除患其民愛之當從所欲令赴任而加其祿六月庚寅上諭行在工部臣曰緣河隄岸每歲多是預防今年雨多潦水泛溢必傷田禾宜遣官督軍衛有司巡視稍有潰決卽用修築

其他卑薄之處。亦令增高培厚。庶不爲患。九月丙子。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滎陽、滎澤、鄆陵、杞、中牟、洧川等十縣。河水泛溢。上命戶部遣人覆視。免其租。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十月癸巳。河南南陽府奏。七月初旬。驟雨連日。山水泛漲。衝決河岸。漂流人畜。廬舍淹沒。農田粟穀。皆已無收。命行在戶部優卹。乙未。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大雨連綿。河水漲溢。淹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戶部。蠲其田稅。明宣宗實錄。

趙泰、永樂癸卯舉人。爲常州同知。開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會河決東昌。特陞公都水郎中。往塞河。

既興功。時尙書周公爲侍郎。巡撫南畿。總蘇、松諸郡糧賦。薦公協同都運。詔從之。王英撰趙君墓志。按周

年之後。

明宣宗宣德七年六月乙卯。巡撫侍郎于謙奏。開封、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去年七月。黃河泛溢。衝決隄岸。淹沒官民田五千二百二十五頃六十五畝。該納秋糧五萬六千八十餘石。馬草七萬六千五百餘束。乞爲除豁。從之。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閏八月癸丑。大名府魏縣、廣平府廣平縣。各奏今年七月苦雨。河水漲溢。淹沒田稼。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正月癸卯。河南新鄉縣知縣許宣言。比年沁河水漲。衝決馬曲灣。湍勢湧急。經獲嘉縣。

至新鄉水深成河。環繞城垣。城北又匯爲潭。其患滋甚。已築隄百餘丈防之。終莫能禦。蓋修築馬曲灣隄岸不固所致。乞令懷慶府縣督工堅築。俾水復沁河。則水患可息。上命行在工部遣人視其地勢。及議計用工難易。以時興役。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英宗已即位矣。直隸河間。淮安等府。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河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

淹沒無收。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秋七月。河南開封府奏淫雨連綿。河隄衝決。災傷害稼。明英宗實錄。

鄭辰南京工部右侍郎。正統元年命辰賑南畿。河南饑時。河隄決。卽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

引諸水通衛河。利灌輸。辰言勞民不便。事遂寢。遷兵部左侍郎。明史

明英宗正統二年四月壬午。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彰德河南懷慶衛輝五府所

屬州縣。自去年閏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衝溢。淹沒田土。其被災地畝糧芻。乞爲除免。從之。六月庚

辰。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等。賑濟飢民。時直隸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開封府

各奏自四月至五月。陰雨連綿。河淮泛漲。民居禾稼。多致漂沒。人不聊生。勢將流徙。上命諒及工部侍郎

鄭辰往視之。諒陛辭。諭之曰。民困已甚。卿等速往發廩濟之。撫卹得宜。毋令失所。河隄衝決。相機築塞。毋

興大役。重困吾民。八月戊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薛希瑾奏。近因天雨連綿。河水泛漲。開封府所屬祥

符等縣。民居學舍。田禾頭畜。多被淹沒。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仍戒三司官善加撫諭。其一應買辦并未納錢糧勾軍等項。悉暫停止。九月己酉。河南開封府陽武。原武。滎澤三縣。秋雨漲漫。決隄岸三十餘處。有司請發民二萬軍一千餘。協力修築。從之。十月己未。濮州范縣奏。八月黃河溢決。民居牲畜禾稼。皆被漂沒。上命該部勘實。從宜修築優卹。十一月乙巳。河南左參議吳傑奏。所轄各府州縣。今年春旱傷麥。五月淫雨河溢。田禾盡損。民饑特甚。乞將原定本布政司起運。并兌軍糧米二十九萬八千五百石。存留以補賑濟。上從其言。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七月癸卯。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府陽武縣黃河決。懷慶府武陟縣沁河決。直隸廣平。順德二府。亦奏漳河決。俱傷禾稼。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謙又奏請修築沁河。以便民耕種。從之。八月乙丑。直隸淮安府邳州河決。田禾稼損。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尤甚。巡撫右侍郎曹宏以聞。詔令隨宜修築。戊辰。山東兗州。萊州二府。所屬州縣。各奏陰雨連綿。河水泛漲。淹沒禾苗。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九月癸未。山東濟寧州。東平州。直隸徐州屬縣。各奏七月中驟雨。河溢。軍民廬舍俱被傾蕩。田畝禾稼。淹沒無遺。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明英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十九

河水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癸巳。河南開封、衛輝、彰德三府。各奏自五月至今。淫雨河漲。漂民居舍禾稼。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七月庚辰。河南開封、彰德諸府。自五月至七月淫雨。河水泛漲。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壬寅。順天、保定、河間、順德、廣平。自六月迨今。淫雨連綿。河水泛溢。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之。明

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八年七月甲子。久雨。黃河汴水泛溢。壞隄堰甚多。詔隨宜浚築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直隸大名、山東、濟南、河南、開封、衛輝、懷慶各奏河溢。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九月辛巳。陝西鄜州奏。今夏大雨。河水泛漲。決本州城垣一隅。敗官民廬舍。欲先修理城垣。而被患之餘。工力不堪。乞分命屬縣協助。從之。庚子。河決金龍口、陽穀隄、張家黑龍廟口。上命山東三司亟修完之。十月辛亥。河南睢州、磁州、祥符、杞縣、陽武、原武、封丘、陳留、安陽、臨漳、武安、湯陰、林縣、涉縣。皆以今夏久雨。河決淹沒民田屋宇。畜產無算。巡撫少卿于謙以聞。上敕河南三司。率夫往修之。明

宗實錄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工部尙書石璞治之續文獻通考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六月壬申河南陳留縣奏今年五月間河水泛漲衝決金村隄及黑潭南岸已倩人夫修築將完復決比舊深闊難制乞命軍夫協力修築從之秋七月寧夏久雨河決漢唐壩敗黑山營及沿邊汝箕等口關牆墩臺總兵都督同知黃真以聞上命真亟率工修完之七月己酉河決河南八柳樹口漫流山東曹州濮州抵東昌壞沙灣等隄傷民田廬無算事聞工部言水勢洶湧恐敗各州縣城垣請令山東三司於附近不被災府衛發工修築視其緩急而先後之察其窮乏而撫卹之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視其事十二月丁丑工部右侍郎王永和修沙灣等隄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敕河南巡河及三司官修塞上敕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特簡命爾往董其事冀在急卹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以築塞之工諉之與人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術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暫能閉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灣爾卽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躬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修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爲民害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略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以聞或

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明英宗實錄。是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

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明會典。

黃河經開封府北東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東南至項城矣。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而東抵項城。遂達於太和。由界溝。稅子鋪等集。東至界牌。達和西南。達潁州正陽。注於淮。俗呼爲惠民河。卽宋時漕河也。上通古汴。下達淮泗。太和縣志。

正統中。河溢陽武城郭村落皆盡。自遊四海記。

是年。河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七月。河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勃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比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淮。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

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續文獻通考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於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云：河徙故瀆，並不言所在。唯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故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旣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於淮，爲河入海之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閩若璩

書釋地

正統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秦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谷應泰紀事本末

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公受命往治之。浚泄有方，軍民受惠者不可勝計。比還，

遂以能事簡預扈從，竟殞於國事。陳循撰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碑，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五月辛卯，上聞沙灣等河修理略有成績，詔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今農務方殷，

其令軍夫休役。河南、山東河口隄岸，仍命各巡河及三司官乘時率工濬築。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四月丙子，遷河南原武縣治。先是黃河決縣治，城垣學舍俱淪沒。古卷縣址去舊治十

餘里，地頗高爽，乃遷於其處。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王暹奏請也。八月丁丑，陝西大雨，黃河泛決，延

安、綏德等處城圯，都督王楨以聞，命楨督工亟修完之。九月辛卯，敕諭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文近聞南京地震，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淹沒房屋禾稼，遠近乏食，棲止無所，或至流移。及東昌府

接連河南地方，往因黃河奔潰，北流散漫，衝決漕河隄岸，阻滯官民運輸。雖嘗遣人修濬，尙未有經久計。

此皆朕所晝夜在心，不遑安於寢食者也。朕以爾爲憲臣之長，素有幹濟之才，特命往理其事。凡所至處，

苟有可以安輯國家、拯濟生民、通順河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爾廣詢訪便宜而行。有應奏請及與

山東、河南巡撫方面、府州縣及公差官員同議，從長處置者，並聽行。務在停當，舉之有益，行之無弊。凡前

數事爲之果有成效，爾卽具奏還京。爾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仍命文以太牢致祭於朝宗。順正，惠通靈

贖廣濟河伯之神曰。朕爲民牧。神爲河伯。皆上天所命。今河水爲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爲利而不以爲患。然後各得其所。而俯無所媿。專俟感通。以慰懸切。

明景帝
實錄。

明景帝景泰四年六月己丑。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暹奏。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一自新鄉八柳樹決。由故道東經延津封丘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開封。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等處。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爲患特甚。雖嘗於城西沿河築小隄。內又築大隄。皆約三十餘里。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往歲久雨。已沒小隄。今歲復壞大隄之半。不卽修塞。必及城垣。其害非小。臣會同三司計議。請於不被災府衛州縣。起倩軍夫。倍築大隄。用防後艱。從之。七月丙辰朔。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河南開封。衛輝。南陽。山東兗。青。萊諸府。各奏自五月以來。淫雨連綿。河水泛溢。租稅無徵。俱命戶部遣官覆視。以聞。己未。太僕寺少卿黃仕儁奏。臣經過河南。見黃河一派自滎澤縣南流入項城縣界。一派自新鄉縣八柳樹北流入張秋會通河。兩派河流。皆經六七州縣。約有二千餘里。俱係民間耕植之地。民皆蕩析離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爲盜。而有司猶徵其稅。民屢訴告。戶部恐失糧額。不與分豁。夫古者計地徵稅。猶恐傷民。况取無地之稅乎。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加意撫卹。從之。八月乙酉朔。戶部養病主事鍾成奏。黃河衝決。被其患者尤莫甚於原武縣。蓋

原武北自舊黃河黑羊山界南。自古汴河陳橋鋪界。相去五十餘里。水皆浸灌。縣治居其中。於今已六年矣。男欲耕而無高燥之地。女欲織而無蠶桑之所。束手愁歎。坐待其斃。屢蒙朝廷發廩賑濟。然水患未除。民飢無已。倉廩之積。恐不能繼。乞敕有司。疏濬築塞。以消水患。轉運鄰近糧儲。以備賑濟。從之。明景帝實錄。是年。命官塞沙灣決口。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卽荆隆口。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明會典。自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北經曹漢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至是始命官塞之。至景泰七年。始塞河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詳見運河。

明景帝景泰五年八月。山東東昌、兗州、濟寧三府州大雨。黃河泛漲。淹沒禾稼。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六年六月癸未。河決河南開封府高門隄二十餘里。詔修築之。七年。河南彰德亦決。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元年三月癸酉。工部奏河南祥符縣逼近黃河。舊有大隄四十餘里。用護城垣。近年爲雨水衝決。千百餘丈。不卽修築。恐妨城垣。請令河南三司於無災州縣。量起夫修築。從之。九月丙寅。直隸揚州、鳳陽、淮安三府中都留守司所屬鳳陽等衛。及直隸徐州等衛。各奏今年三月至五月。田苗旱傷。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湖泛溢。復被淹沒。命戶部覆視之。十月庚子。河南開封府原武、滎澤二縣。各奏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黃河泛溢。田禾俱被淹沒。命戶部覆視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三年六月戊辰戶部奏河南開封府所屬祥符等四縣天順二年雨多河溢淹沒民田千六百三十二頃無收應免秋糧米四萬九千八百零四石馬草六萬二千七百一十四束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朔順天府奏今夏先旱後潦直隸真定廣平河間大名河南開封汝寧諸府各奏六月間驟雨河隄衝決禾稼傷損事下戶部令所司覆視以聞癸酉河南都指揮使司奏本處城垣逼臨黃河雖有隄岸常爲衝決水至土城爲人害者數矣夫城中所仗土城須高堅庶保無虞不然倘水溢爲害灌土城而內則王府三司衛府務局軍民屋廬悉爲魚鼈矣乞敕有司備物料夫役臣等率軍餘於農隙之後歷視其坍塌虛薄者以漸修完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七月丁巳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璧同都布按三司奏自六月終霖雨黃河漲七月初四決汴梁土城當時築塞磚城五門以備至初六日磚城北門亦決城中稍低之處水入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宮眷并臣等各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速召鄰近州縣官多率舟筏赴城救濟軍民然死者已不可勝紀許州襄城縣亦奏水決城門淹沒官民廬舍死者甚衆上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遠陛辭賜敕諭之曰黃河衝決爲患非小卿須多方設法消除水患築塞河隄務令堅完仍巡視下流開通疏濬以洩城中積水尤先撫卹被災之家有缺食者於附近官廩出粟給之或勸諭富家賑貸被災田畝蠲其租稅官舍民居以次修理須水患止息事安民安然後回京九月壬子巡

按河南監察御史奏開封、南陽、河南、懷慶、衛輝、汝寧、彰德七府、宣武、河南、睢陽三衛。六月以來，驟雨彌旬，河水泛溢，漂流民居，淹沒穀豆，糧草籽粒無徵。上命戶部覆實以聞。十一月辛丑，河南都司指揮使夏忠、按察司副使張諫下錦衣衛獄。初，河溢入城，按察司劾忠賣放築城士卒，城未就，致水爲患。忠素惡諫，疑所劾皆出於諫，遂誣奏諫侵欺賑濟粟麥諸罪。上命錦衣衛官往案之，互有虛實，遂俱下獄。忠坐徒，諫坐杖，俱贖還職。明英宗實錄。

天順五年，黃河溢決，開封府城由安遠門入，淹沒官廩，民廬甚衆。命工部侍郎薛遠塞之。

河南通志按遺字繼遠。

爲州人。宣德壬戌進士。歷南兵部尙書。

維開封城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隄。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正統戊辰，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北入淮，如故築隄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隄日增而城益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隄防，土城遂決。越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衛儒僮，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往往溺死。事聞，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瓊、臺薛君遠往拯治之，乃命官督夫下椿捲埽，作截水隄二百四十餘丈，浹旬隄就，決口絕流，而水趨故道。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輟工。呂原記略。

是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衛輝府之獲嘉縣河流遂絕。禹貢鑑指。

明英宗天順六年十二月戊辰內閣臣言河南乃中原重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軍民飢窘况黃河泛溢衝開城隍淹沒人民至今水患未息宜用人提督修理今副都御史賈銓巡撫山東事情已寧宜令其兼撫河南上從之。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二月庚辰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輝考滿至京奏黃河國初在封丘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三十里復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徐呂二洪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河俱溢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逼城命築隄四十餘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復傾潰然尚未至決城壕爲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既決磚城隨崩公私廬舍盡沒男婦溺死不可勝紀數十年官民資畜漂失無遺七郡財力所築之隄俱委爲無用之地矣皇上憫視元元遣工部右侍郎薛遠往治雖稍平復而人心尙爾疑懼臣惟黃河四潰之宗天下之水莫大者也今不循故道而併流入淮是爲妄行爲今之計在疏導之以分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仍行隄防之策臣恐開封終爲魚鼈之區矣不此慮者或謂疏浚之事勞費不任殊不知欲爲長久平治之道雖勞費有弗足計不愈於累年修築之勞費哉或謂濬河不如遷城此尤其妄者城爲民設水患不息民困未已城何爲焉又况所費不貲豈易爲哉臣愚則始終惟疏濬之是計也伏乞皇上不鄙芻蕘卽敕該部計議移文巡撫河南右副都

御史賈銓令所在三司先以金龍口河開濬寬闊俾水流通以接漕河仍相度舊河或令有泄水之處講求古法酌爲時宜而興工開挑不必計其速成務爲經久之計合用軍夫人等皆設法給以器具口糧則勞而弗怨費而弗傷何水患之不息哉章下工部以其言頗合時議請敕吏部如例陞擢卽命其往同河南管河參議何陞如其言而行之仍命右副都御史賈銓總督而責其成功從之

明英宗實錄 有明盛時一切官民人等俱得上書

言事。藩幕金君之奏。何其所見之明。所慮之遠也。朝廷從其言而行之。特予之陞擢。宜哉。

明憲宗成化二年閏三月庚辰改築寧夏河西塞城於高阜地以舊城爲河水衝決故也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四年十一月辛未行人于坦言原籍山西石州城下有河一道流入黃河邇者河路崩塌約長三十餘丈遇天雨水溢崩塌之處復倍於昔請疏通舊河以固城垣事下工部請命三司勘實區處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六年四月己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鑿言寧夏屯守之資全賴黃河水利前人創立漢唐二壩引黃河之水分爲二渠以滋灌溉啓閉蓄洩專人掌之先以邊警展築唐壩關堡獨漢壩城堡未立累被搶掠欲得如例修築且請易二壩之木以石環以周垣庶便屯守事下工部以爲須待覆實乃報從之五月辛卯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校槩

指爲園場屯地。投獻邀賞。王信之。輒便標封界至。占收籽粒。有不從者。與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間。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百姓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累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明憲宗實錄。明太祖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大哉皇仁。景泰創起科例。長告訐之風。貽賠累之患。仁與不仁而已矣。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四月乙未。陝西涇陽、朝邑及金縣、蘭州水漲河決。漂沒人畜無算。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四月乙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張瑄奏。今歲首黃河水溢。淹沒民居。瀰漫田野。不得佈種。乞將王府祿米改派。及賑卹被災軍民。上命戶部知之。五月癸酉。以黃河水災。免河南睢州夏

稅小麥、秋糧絲草。睢陽衛屯糧籽粒。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七月丙戌。十三道御史以異災上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五月以後。驟雨連綿。河水泛溢。平陸成川。禾稼淹沒。人畜漂流。死者不可勝紀。事下戶部覆奏。上遣官賑濟。八月壬寅。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河水爲災。徐州尤甚。夏麥一空。秋禾失望。疏入。下所司知之。九月癸亥。黃河水

溢衝決開封府護城隄五十丈。居民被災者五百餘家。十一月癸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等奏。

河南地方累有河患。皆由下流壅塞。以致衝決散漫。淹沒民居。今宜自開封西南隅新城。下抵梁家淺。舊

河口七里。疏浚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水勢。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道散漫。以免祥符。鄆陵諸縣。睢

陳。歸德諸州淹沒。其衝決隄口。則俟水落之日興工修築。工部覆奏。上仍命衍等斟酌行之。明憲宗實錄。

是年春。黃河決祥符杏花營。秋七月。河決延津西稟村。泛溢七十餘里。又明年。徙之縣南。河南通志。

河自延津縣南徙入封丘。而延津遂無河矣。禹貢維指。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寅。遷河南滎澤縣治於北丁鋪。以避黃河水患也。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夫分工授任。決口遂塞。王鏊撰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公名遠。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五月丁巳。河南開封府州縣黃河水溢。淹沒禾稼。明憲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南諸水皆溢。河南通志。

楊理巡撫河南。值歲歉。河大決。汴城幾墊。有議遷改者。民心洶懼。公曰。遷豈易事。乃增築汴隄高厚。禱

於河。水亦去。潘瓊撰工部右侍郎楊公傳。理字實之。成化丙戌進士。

沈杰。長洲人。成化甲辰進士。知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

里許築長隄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睢民始免墊溺。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歷

河南右布政。

王鏊撰公墓表。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

河水

明孝宗宏治二年四月癸丑河南鎮巡等官奏修築黃河決隄財用浩繁欲將今歲起運各邊糧存留三分之一戶部覆議邊儲見缺難準存留惟折銀分數可隨宜量減舊例河南輸大同宣府米每石徵折色銀一兩輸眞保定者石徵五錢或六七錢今請各遞減一錢於內可得銀六萬餘兩并以布政司積貯十七萬餘兩給之亦可足用五月庚申河南守臣奏河決開封黃沙岡蘇村野場至洛裏隄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上曰黃河衝決民居蕩析朕深愍念其卽行巡撫官督所司役五萬人修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爲民害以副朝廷救災卹患之意六月庚寅戶科都給事中張九功等以黃河爲患言防水三策一欲徙居民以避水患一欲多穿漕渠分殺水勢一謂修築故基頻年勞費終難成立事下工部議謂河南自古都會之地今王府城池司府衛大小衙門軍民居址所在規制已定若乃一旦遷移未易輕議况安土重遷人心所繫亦難遙度宜仍行鎮巡等官詳議其利害以聞從之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侍郎白昂爲戶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賜之敕曰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爲二股流經北直隸山東地方入於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間有淹沒隄

岸多被衝塌。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繫匪輕。今以爾曾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至於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乘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爲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須撫卹周備。毋令下人逼迫剝害。違者輕則聽爾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問刑衙門問理。爾爲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爲爾能。事完之日。爾卽回京。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册奏繳。以憑查考。故敕。十一月庚辰。巡按監察御史陳寬等。奉旨議遷汴城。以避河患。上疏言。黃河之水。自古爲患。所以禦防之者。亦惟修築隄岸耳。今幸下流衝決。分爲數派。徐圖修塞。豈無善策。固不必多穿漕渠。分殺水勢。亦不宜輒議遷城。搖動人心。况當饑饉之餘。公私匱乏。百爾財力。於何仰給。上命所司知之。遷城之議。遂不果行。明會典

明孝宗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江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命官治之。明會典

是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木集口。經虞城。碭山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

黃陵岡入海。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原武及封丘荊隆口。下曹濮。冲張秋。又冲中牟。并儀封。考城。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

塞之。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司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注疏云。明紀事本末。白公建議修古河隄。作石堰啓閉甚善。乃其事竟漫不行。惜哉。

是年河徙汴城。溢流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濮。衝張秋運河。命刑部尙書白昂治之。役夫三十五萬。遂塞金龍口。於滎澤開渠導河。由陳、潁至壽州。達於淮。又築渠堰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北河漢記。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願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

河南復虞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唐濟論

明孝宗宏治三年正月辛巳。戶部左侍郎白昂奏。臣奉敕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勢。至於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折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爲合潁。渦二水。而入於淮者。其間各有灘積。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於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岸。以衛張秋。已與河南巡撫等官議行之。然所司原議。第開山東。河南。北直隸河道。而直隸徐。淮境內。實河所經要地。擬議未及。其事尙無所統。下工部議。請復令昂仍會同巡撫等詳議修濬事宜。以聞。從之。二月己丑。遣祭大河之神。以戶部侍郎白昂奏。欲開浚河道故也。十二月庚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言。徐州小黃河。舊州城西北。上通沁水下接漕渠。宋熙寧間。河決爲患。守臣蘇軾隄以巨石。鎮以黃樓。自是水不爲患。近年黃河復決。改流城

北其勢洶湧壞兩岸軍民居舍及城郭俱可憂臣會巡按管河等官議疏濬但上流地屬河南請敕工部移文河南巡撫都御史錢鉞等協同勘處併工修濬務爲經久之計從之。明孝宗實錄。

公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隄捍禦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隄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吳寬撰刑部尙書康敏白公傳。公字廷儀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

仕至刑部尙書。

明孝宗宏治四年十月戊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及歸德宣武睢陽三衛被災之家。明孝宗實

錄

是年河決蘭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墓志。宏治辛亥。公方垂誓。河決蘭陽城。舉家舟而覆。恍有朱衣掖公。泊於林杪而免。墓志。韓邦奇作。

按河之入海自碣石而千乘自千乘而入淮至是又由汴矣河之三大遷也。河志

明孝宗宏治五年八月庚戌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等處河道敕曰朕聞黃河流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平曠之地遷徙不常爲患久矣近者頗甚蓋舊自開封東南入淮今故道淤淺漸徙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勢逼張秋運道潦水一盛難保無虞廷臣屢請修濬且言事連四省不相統攝須得大臣總理庶克濟事今特命爾帶同本

部員外郎陶嵩。署員外郎事。張謨前去。同各該巡撫巡按。督同布按二司。及直隸府衛掌印。并管河官員。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一帶。直抵運河。躬親踏勘。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會計樁木等料若干。著落各該軍衛有司措辦。然後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大小。起倩附近軍民。相兼在官人夫。趁時用工。務使民患消弭。運道通行。不可虛應故事。然此係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停當便宜而行。文武官職。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爾受茲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仍撫卹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工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委任。其勉之。故敕。十一月庚辰。山東按察司副使沈鍾言。臣提調所屬學校。自濟南至兗州。第見郊野蕭條。場無稼穡。流民扶老攜幼。呻吟道路。蓋由今歲山東天久不雨。曹濮一帶。黃河衝決。朝廷遣工部侍郎陳政。巡視河決。役夫數萬。修築隄防。臣竊謂隄防不可不修。而民情亦不可不念。今天氣漸寒。夫役止月。給米三斗。其衣裳單薄。將必有受凍而死者。欲乞暫停工役。俟來春二三月後。即并督成之。庶民不深怨。而事亦易集。工部覆議。請仍行侍郎陳政酌量處置。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河防一覽。

是年七月。河決張秋。續文獻通考。

時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

汝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明孝宗宏治六年二月丁巳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劉大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決河先是河決張秋戴家廟遣工部左侍郎陳政總領疏浚修築之政歷山東河南會守臣行視水勢疏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滎澤縣之孫家渡口經中牟縣朱僊鎮直抵陳州一在歸德州之飲馬池與鳳陽府亳縣地相連屬舊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縣地名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縣地名銅瓦廂決爲數道俱入運河以致張秋一帶勢甚危急自堂邑至濟寧隄岸多崩圯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泄水亦有衝決今欲浚舊河以殺上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築隄岸增廣閘座已集河南丁夫八萬人山東丁夫五萬人鳳陽大名二府丁夫二萬人隨地興功分官督役奏上未幾政率管河郎中陳綺請仍遣大臣總其事上命會薦才識可用者三四人務在得人不限內外於是吏部尙書王恕等薦工部右侍郎謝綬南京工部右侍郎蕭楨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何鑑及大夏皆可用上曰今日治河不但恐其爲民害抑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所繫尤非輕必得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者久任之而後可汝等舉此四人孰可以允當是任於中宜定擬一人或再推可用者以聞僉謂大夏才識最優可當是任而大理寺右少卿馬中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鄭紀亦次之請簡命一人以往遂以命大夏賜之敕曰朕聞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合流由南清河口入海所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境遷徙不常屢爲

民患近年汴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放。河南之蘭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逼近張秋。有妨運道。先命工部侍郎陳政。會同各該巡撫按等官。設法修理。今幾半年。未及卽工。而政物故。有司以聞。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蓋非細故。且聞陳政所行。多有非宜。故詔有司會舉。僉以爾大夏名聞。故特陞爾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理其事。爾至彼。先須案查陳政所行事務。酌量其當否。當者緒續之。否者改正之。會同各該巡撫按都布按三司。及南直隸府州掌印官。並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兩直隸河患所在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及會計樁木等料。有無。而設法分派軍民夫役。多寡。趁時起集。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出萬全。毋貽後患。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爲先。今已春暮。運艘將至。敕爾卽移文總督漕運巡河管河等官。約會自濟寧循會通河一帶。至於臨清。相視見。今河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漕船往來。有無阻滯。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旣通。方可遡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爲經久之計。必須役不再興。河流循軌。國計不虧。斯爾之能。此係國家大事。凡敕內該載不盡事理。爾有所見。或人言可采。聽爾便宜而行。一應文武職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並方面軍職參奏。爾受朝廷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不許苟且竊率。勞民力於無用。糜財用於不貲。

以致生他變。仍須撫卹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功易完。人不怨。斯無負於委任。其勉之慎之。故敕。十二月丁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余昇言。河之爲患。或決而南。則其患在河南。或決而北。則其患在山東。漢旣決酸棗。復決瓠子。北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旣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宋都關中。或都大梁。河決爲患。不過害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在北。專籍會通一河。漕東南之粟。以供軍國之需。若決而北。則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嘗因巡歷所至。博采輿論。得治河之策。大要有四。一曰疏濬。夫長河西來。一瀉千里。非殺其勢而利道之。其衝突有不可禦者。昔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而不洩。或河身以狹隘而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溢北決。今惟宜驪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地勢。可疏者疏之。可濬者濬之。凡堪殺水勢之處。無不加疏濬之功。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旣殺水勢於東南。又須作隄岸於西北。今黃陵岡等處。舊隄壞缺。豈可因循遷就。縱水奔鬲。宜廣起丁夫。多收椿料。相下流東北之形勢。去水遠近。可補者補之。可築者築之。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以入於海。則張秋等處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竊見河南按察司僉事張鼎。廉幹老誠。熟知河道。今治河之務。請悉以付之。俾往來巡視。隨宜疏塞。庶幾財不浪費。而河患可除。四曰久任。邇者都御史劉大夏奉命修河。單車就道。戴星出入。不常厥居。謂宜如各巡撫事例。令大夏以歸德州。或東昌府爲公館。居中裁決。分屬治事。凡所建白。一一準行。久任專信。

使之展布四體。竭盡才猷。庶幾遠大之功可就。上命所司看詳以聞。工部覆奏謂所言可用。請移文巡撫并治河等官各司其事。吏部覆請陞張鼎爲布政司參議。專管修河。俱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總理河道劉大夏疏略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尙可泄水。必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亦皆有備。仍於張秋鎮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隄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再東決。壩可以泄水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一帶閘河險阻。尤爲便利。北河續記。

是年又決張秋東隄。奪汶水以入海。是時議者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

長隄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釀爲二。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旣塞。繚以石隄。隱如長虹。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隄亘三百六十里。卽今太行隄也。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勝計。南河金考。

明孝宗弘治七年五月甲辰。命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河決。賜之敕曰。朕惟天下之水。黃河爲大。國家之計。漕河爲重。卽今河決張秋。有妨運道。先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未見成功。茲特命爾等前去總督修理。爾等至彼。會同大夏相與講究。次第施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河患所經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修補以防其決。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深浚以收其泛溢。或多爲之委。使水力分散。以瀉其大勢。或疏塞並舉。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爲先。今河旣中決。運渠乾淺。京儲不繼。事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爾之能。然此乃國家大事。或敕內該載不盡事理。爾等有所見聞。聽爾便宜而行。其一應合用竹木麻鐵等料。應役軍民夫

匠人力。如原先料派起集不殷。方許量爲加添。不可輕信人言。過爲科差。還念此時瀕河軍民。方困飢疫。不幸值此大役。甚不聊生。萬一功有不成。物爲徒費。或生他變。悔之何及。各該司府州衛等衙門。委任集辦。并借用順帶夫料等項。不許推調稽違誤事。有應奏聞者。奏來處置。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所委文武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拏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究治。爾等受茲重任。必思廉以律己。勤以建功。廣詢博訪。事不必專於一己。深謀遠慮。計必出於萬全。仍禁戢下人。使不敢怙勢作威。以凌人招賄。愛惜物用。使不至假公營私。以浪費支。所用軍夫。尤宜用心撫卹。必使勞逸均平。不至失所。如此則役不徒興。而大功可成矣。不然。則勞民力於無用之地。棄民財於不測之淵。咎將誰歸。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丁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奏。今茲修築河防。固以糧運爲急。尤以卹民爲先。必須處置財力之所從出。乃可濟事。若全藉一方民力。實有不能堪者。乞敕該部議處其宜。工部覆奏。謂先是會官奏準。已將本部原貯抽分銀二百萬兩。運送都御史劉大夏爲修河之用。凡河南、山東在官錢糧。除送運外。其存留者。悉聽取用。如尙不足。請以浙江、蕪湖二抽分廠之銀半濟之。其山東、河南京班人匠。亦聽存留應役。修理閘座石壩隄岸所用。輒石。請以糧船民船。帶運城輒。量留備用。文武職官人等有智識過人。可備咨詢辦理者。悉聽徑自延訪取用。惟假此以希進者。不得參與從之。九月丁酉。禮科給事中孫儒奏。黃河自國初以來。雖遷徙不常。然其勢北

高南下。至成化間。始南高而北下。以至貽今日之患。今欲治之。莫若先自丁家道口。濬其南岸。廣二三仞。以容狂瀾。復濬桃源。宿遷。深三四仞。以殺水勢。開符離。歸德。使其勢北高南下。沿張秋而上。以竿測之。於其淺處。樹木橫箔。下石築土。以欄上流。又恐明年春水泛漲。衝決土壩。先於張秋迤西。開曠之處。挑濬湖蕩。以瀦潦水。然後於其決口。如先年徐有貞故事。厚築隄岸。修砌石崖爲便。工部覆奏。請下治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斟酌施行。從之。明孝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一

河水

明孝宗宏治七年十月甲戌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日費百金臣聞各官初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久之似焚不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萬目咸見衆口駭歎神示此怪豈偶然哉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若太監總兵官不可取回亦乞將帶來匠作人等盡行取回量留一二名以備役使又言黃河之水必當濬其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滾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欲黃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賈魯隄卽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河南巡撫等官嚴加禁約事下工部議謂治水患卹民隱俱朝廷重事茂元所言取回差官人匠乞爲裁處其欲止滾水壩請行興等會議處置河南之民阻築河隄亦請行巡撫等官禁約上令會官議處以聞於是會多官廷議以爲自興等至張秋之後始與大夏相地勢水勢所宜卽決口西南開越河一道致糧運可以通濟且今霜降水落正係修築之時而調到官軍民夫數多亦正可併工修築請仍令興銳大夏同心協力務底成功仍惜財卹民減省冗費嚴禁所部人匠不許生事害人其工役人等加意撫卹毋致失所河南之民該管有司不行禁止者一體治以重罪從之 十

二月甲戌。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以築塞張秋決口功成。奏聞。上遣行人齎羊酒往勞之。以黃陵岡工程未可卽已。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議謂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溢。復有後患。其黃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洶湧。隨築隨決。恐非一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三人來春量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堅厚。以期永久。其東昌、臨清、德州一帶河道。亦須逐一經理。復講究黃陵岡事宜。可疏可築。相機而行。必求允當而後已。俟事畢。興、銳具奏先回。大夏仍會同各巡撫等官。用心修理。如賈魯河孫家渡口。四府營并馬雄家口等處。亦宜再加疏築。使運道疏通。以爲經久之計。議上。有旨命安平鎮等處河道。及南旺湖水利。仍令興、銳、大夏設法疏築。修濬。功完具奏。待報回京。明孝宗實錄。

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故旣塞之後。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荆隆口之東西。各計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恆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以宏治七年十月而畢。以八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劉健記略。

鄧舉爲河南副使。適河決張秋。東山劉公楸公問計。公曰。河卽未可治。須下流分殺其勢。乃築隄防。庶幾可塞。東山如其言。事果濟。上善其贊畫。陞俸一級。張璧撰戶部尙書鄧公墓志。

李善爲河南僉事時。河決張秋。劉公與平江伯偕來。求綜理其事者。藩臬以公應。公爲相度水勢。開修賈魯河四十八里。改河南注。築塞黃陵岡。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一級。王九思撰南工部尙書李公墓志。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宏治六年。河決張秋。詔大夏以右副都御史往治河。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七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三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至濟寧。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功大而費小。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之。尋入爲戶部左侍郎。歷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卒。贈太保。諡忠宣。山東全河備考。

劉忠宣宏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決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劉天和問水集。

先是大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

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廬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爲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有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靖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靖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

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縣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七年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爲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爲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明紀事本末。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於千乘。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一由南清河。卽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爲其縱橫糜爛之區矣。禹貢維指。

明孝宗宏治八年二月甲戌山東兗州府推官丁伯通上疏言三事一修河防謂黃河爲中國患其來久矣今張秋之決雖已塞而當爲後圖臣以爲塞下流爲力似易而有後患塞上流爲力似難而免後虞爲今日計莫若舍張秋之初役而專意於黃陵岡雖曰求可責效旦夕然委任之專議論之同上下齊心財力俱備未有無成效者也疏上命所司詳議以聞己卯河復南流故道先是都御史劉大夏等言安平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事下廷臣集議如大夏等言大夏等乃以正月十日興工築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凡旬有五日而完蓋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喉襟要地諸口旣塞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分流逕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而大名府之長隄起河南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又歷山東曹州曹縣直抵河南虞城縣界凡三百六十里荊隆口等處新隄起于家店及銅瓦廂陳橋抵小宋集凡一百六十里其石壩俱培築堅厚而潰決之患於是息矣四月辛巳先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奉命治張秋河決初至祭大河之神時天氣陰晦帛不能燃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聞之以爲神明示此必有警戒又聞興等參隨人衆餼廩之外日費銀七兩又見同知王珣呈銀二千兩不足十日之費遂上奏欲取回興等專委大夏以免地方煩擾上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興等皆不取回唯令工

部移文。速其成功。仍令興節省浮費。約束所部。毋生事擾民。興等因愬茂元所奏皆妄。下巡撫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槐勘實。以茂元不能無罪。刑部因請下御史逮問。上不允。命執送錦衣衛獄。於是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并南京十三道皆論救之。獄具。刑部擬茂元贖杖還職。得旨茂元奏事不實。降二級。調別任。七月丁酉。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言。臣等奉命修河。今安平鎮、黃陵岡、荊隆等決口。與大名府等處隄岸。俱修築堅固。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南旺湖及諸處泉源。并兗州、東昌一帶。漕河俱疏濬通利。回京之期。伏俟進止。上賜敕召還。明孝宗實錄。是年八月。大夏等復命。九月。李興等受賞賜。未幾復決。速成之所致也。

茂元被誣。詔差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遮節泣訴稱冤。節亦泣擁莫可行。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乃慰諭以去。及陛見。挺身跪不伏。上益怒。繫錦衣獄。僉謂莫測。節入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得民心。且犯非其罪。語與淚俱。諸中貴約與之解。南北言官交章論救。上察其忠。謫長沙府同知。後治河一如其策。雷禮撰刑部侍郎楊公傳。

茂元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四縣。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元爲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元守陞子也。明紀事本末。

明孝宗宏治九年十月戊戌。戶部奏河南中牟、蘭陽、儀封、考城四縣。以河決民田盡沒。今年夏稅糧宜盡

令折布每疋折麥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徵銀三錢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一年七月壬子工部管河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地方水利通行河無淺阻往來船隻省盤剝之費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等處通由南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其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又呂梁徐州二洪全賴沁水接濟其源出自山西沁源縣經河內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然近年河沁之流混合爲一卽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爲憂滋甚乞敕工部行直隸并河南巡撫都御史各委官於歸德衝決處所量爲築塞疏濬遏黃河之水流入徐州以濟漕運其沁水仍行河南管河官員常加挑濬淤淺修築隄防務使流入徐州以濟徐呂二洪不至爲黃河牽引別流如此庶水利深廣漕運通利工部覆奏請下所司會勘計議築塞挑濬從之八月癸未命賑卹河南祥符縣民之被河患者十二月己未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張鼎言臣前此奏擬修築侯家潭口決河接濟徐呂二洪以便運道今自六月以來河流四溢隄防盡決而潭口決壘彌深比舊廣闊數倍工費浩大卒難成功臣嘗行視河勢見荊隆口隄內舊河通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入徐淮其故迹尙在若於上源武陟縣木欒店別鑿一渠下接荊隆口舊河倘此後河流南遷就引入渠庶沛然之勢可以接濟二洪而糧運不致艱阻事下工部覆奏請移文漕運都御史李蕙與同議

處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二年二月戊申鎮守淮安漕運總兵都督僉事郭鉉等言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奏欲將荊隆口等處舊河隨宜修濬倘後黃河南遷就引沁水入渠庶使徐呂二洪糧運不致艱阻又欲停徵侯家潭缺口買辦椿草等項銀兩止將各該軍衛有司人夫起倩疏濬緣本官專管河道年久且才力足以辦此宜卽令其督理待工完量請旌擢工部覆奏從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三年二月戊戌山東兗州府知府龔宏奏近河南管河副使張鼎見河勢南行奏欲自荊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又自歸德州迤西王牌口等處分水亦入賈魯河俱令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以便運道但今秋以來水從王牌口等處東行仍逆流東北至黃陵岡又自曹縣入單縣南連虞城漂沒廬舍人畜乞行山東河南守臣會勘二省地土之高下水勢之逆順河南地方如黃河水勢不從丁家道口入徐州當聽其南行將歸德州等處王牌等決口修築堅固不使水往東流山東地方將大小隄岸俱築至丁家道口爲止以防漕運及將兗州府管河通判專在黃陵岡至丁家道口管理隄岸管泉同知不妨疏濬泉源兼管河道事下工部議以預防水患接濟運河各官處置略同然無歸一之論難以遙度宜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帶同管水利官親詣二省地界相度計處其管泉同知仍會管泉主事定議管理從之三月己巳初安平鎮決河旣塞之後侯家潭口復有衝決之患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議塞之旣而

以工費浩大。再議於丁家道口上下。另鑿河渠一道。下入徐州。以便漕運。有旨命行漕運都御史議處。未報。而兗州知府龔宏奏。謂河水從王牌口等處而東。不由丁家口而南。至黃陵岡入曹。單。虞城諸縣。乞賑給諸被患之家。仍令山東。河南守臣議疏濬修築之策。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鄭齡奏。謂徐。呂。二洪。爲漕運要道。藉河。沁。二水合流東下。以接濟之。今丁家道口上下。河決隄岸者。十有二處。共闊三百餘丈。而河道淤塞者三十餘里。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安平可虞。下疏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流有阻。疏濬修築。誠今日急務。臣等請各盡其力。工部覆奏。從之。十月丙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玉奏。徐州并蕭。沛。碭。豐諸縣。皆被河患。蓋因賈魯河丁家道口衝決。散漫東注。不歸故道。巡撫河南都御史鄭齡雖嘗奏請修築。久未成功。乞遣有幹局官一人。歷河南并直隸被災之處。閱視水決源流。咨詢修築方略。以爲經久之利。事下工部。覆奏謂宜行河南。山東巡撫巡按等官。親歷災所。覆視各決口。修築工程。如將完。卽督所司速成。或工鉅費繁。奏聞區處。管河等官。或仍前因循廢職者。具奏治罪。從之。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被害。時河南議挑馬水河身。使下濟運河。曹縣知縣鄒魯陳言。修長隄以捍水。兗州知府然其議。具實以聞。明年春。事下巡撫。委參政陳某修完。復決。又委參政杜某。因舊隄。分命同知李某。督夫二萬人。給以糧。加修之。兩閱月告成。隄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計一百五十里。山東通志。

是年六月。河決李家楊家等口。洪水橫流。曹、單等處被害尤甚。按以忠宣之善治。不能保河之安流。數年。蓋河決者。天災人事之所關。不能永保於後來。亦不可推究於往日。河志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禹治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於勃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濬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濂又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於左。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錦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則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尙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於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套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於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繞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尙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

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青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

破拘攣之見。或有取於吾言爾矣。續文獻通考 諸說錄以備考。而於運道或恐未必相宜。

明孝宗宏治十五年九月乙未。以河水爲患。免河南開封府及直隸歸德衛夏糧籽粒有差。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宏治十七年五月癸巳。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郭鉉奏。徐州小浮橋一帶河道乾涸。有妨糧運。蓋由曹縣河決。上流淤淺所致。乞行疏濬。工部覆奏。下河南及直隸巡撫漕運等官查勘處置。從之。明孝宗實錄。

按明初。黃河分六道。出滎陽者。至壽州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歸德者。至宿遷入漕。出儀封者。由新集。趙家圈。經蕭縣北。至徐州小浮橋入漕。此河流經徐之始也。蓋治河難。而治河於徐尤難之難。夫星宿發源。如此其遠也。汴沁與泗水。如此其廣也。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而欲以區區一帶之渠容之。勢已危矣。況淤沙漸隆。窮年築隄。僅與河平。曾莫能與爭也。語見徐州志。弘治以前。小浮橋一帶河道。常虞其乾涸。有防漕運。嗣後更甚。當潘宮保治河時。據徐州碭山鄉民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行河底。卽是平陸。潘公嘗上疏欲復小浮橋故河矣。萬恭治水筌蹄云。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闡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則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逆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與河交會在茶城矣。可見數十年間。河流之變遷。若此。小谷口蒼葭。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二

河水

明武宗正德元年六月甲子陝西徽州大雨河溢流沒居民孳畜廬舍甚衆。十二月庚申刑部左侍郎何鑑以黃河已平議停防河夫役。事下巡撫河南都御史陶琰查奏河患不常先年荊隆口決水奔入海。漕河失利治河大臣建議起夫併力修塞其患始息。因備行一省隨戶丁之多寡編僉河夫五萬八千七百餘名以備之。近已減五分之一矣。若再停革恐非先朝預防之意。況所設雖有前數亦惟用於有事之日。若河流循軌固不妨廢農業。但宜嚴禁有司勿頻擾而私役之耳。工部覆奏謂勿革便從之。明武宗實錄。

正德二年黃河徙入泡河大水壞民禾稼居舍。沛縣志。

明武宗正德四年河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明會典。十月戊戌戶部覆議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會同平江伯陳熊等所陳八事一黃河遷徙無常往往衝決漕河所當深慮宜訪察熟知水利官員預爲隄防以杜將來之患。癸卯初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修理後尙在清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

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今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豐二縣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家等口。曹單二縣田廬實多淹沒。九月，又決曹縣梁靖等口，直抵單縣。人畜死者，房屋衝塌者甚重。圍豐縣城郭，兩岸相對，闊有百餘里。蓋南行故道淤塞，水惟北趨，漸不可遏。諸漕運暨山東鎮巡官恐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平運河難保無虞。各陳疏濬修築之宜。事下工部議，得旨：河患重事，宜卽行各該鎮巡官公同相視，用心計處。及時修理，務須停當，不許妄費財力。事完之日，差科道官勘實以聞。明武宗實錄。

是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通漕類編。

侍郎崔巖於祥符董盆口、寧陵五里鋪各開地四十里，按黃河故道，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濬孫家渡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仙鎮至壽州，而各入於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以殺水勢。築梁靖口下埽，以防衝決。會霖雨暴漲，新築臺埽遂蕩然無遺矣。河南通志。

是年夏，河復決楊家口，淹及曹單。命工部侍郎李鏜治之。鏜築隄魏家灣起，至沙河駟二百七十里，以

防北徙。山東通志。

鏜以工部右侍郎督修京倉。時汴、徐河患告急，敕兼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浚，抵曹縣。因已集人夫，築長

隄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水道。以防潰決。是時浚穰劉六、劉七兵荒。言官乞暫取回京。詔可。

雷禮撰李公傳。按錄一作堂。字時升。新人。成化丁未進士。

明武宗正德五年二月己亥初。黃河自河南原武滎陽分而爲三。其一是亳州鳳陽通淮入海。其一自德州過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橋。其一名賈魯河。自窪泥河過黃陵岡。亦抵徐州小浮橋。弘治中。河決黃陵岡。犯安平鎮。遣官視之。大名築隄五十里。曹州築隄百三十里。翼以小隄。河患乃息。是歲九月。河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濫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等言。河勢北趨。隄外水高。隄內地下。倘北決龍王廟。壞安平鎮。必爲運河害。法當先治上流。儀封考城等縣。疏濬故道。引河南流。勢有所分。然後築塞決口。修復故隄。自張岡馬頭而東。至龍王廟別築月隄。倍加高厚。庶幾大隄可全。運河可保。是時河南上流。不以餉道爲慮。而大名諸郡。舊無椿草夫價。兵部請下侍郎崔巖會各鎮巡官通融計議。務令調度合宜。干礙居民田廬。亦爲區處。無得糜財興怨。六月己亥。工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崔巖奏。頃奉命治河。自祥符縣董盆口濬四十餘里。滎澤縣孫家渡濬十餘里。賈魯河濬八十餘里。亳州濬四十餘里。及長垣諸縣決口。修築已漸有緒。曹縣外隄。梁靖決口未塞者。止四丈。爲驟雨崩潰。臣詢諸父老。皆云。黃河變遷。自有適然之數。若正統間沙灣之決。弘治間黃陵岡之決。爲患數年。所費不貲。後上流水勢稍緩。方克成功。今河勢衝蕩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

沿河處增築隄防。毋令北徙。庶可護障運道。且乞別命內外大臣知水利者。與臣共議。仍俟秋成之時。施功。工部議覆。有旨責巖治河無方。仍令與鎮巡官詳議。務期成功。九月己丑。工部右侍郎李鏜上修河事宜。大略謂。黃河自河南蘭陽儀封考城一帶。故道淤塞。其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勢甚瀾漫。衝梁靖楊家二隄決口。淹沒曹單田畝。前此侍郎崔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殺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以今觀之。梁靖口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湮不復疏。況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決口。其黃陵岡上下。及杜勝集縷水隄。俱被衝嚙。水淹大隄。計安平鎮甚近。就使梁靖口築成。其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隄岸。正妨運道。尤爲可慮。今欲起自大名府地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止。築隄共長三百十里。正以防河北徙。可保運道無虞。雖若一時工役重大。而於久遠終爲有益。工部覆請從之。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修河工部右侍郎李鏜還京。初河決儀封考城等縣。命工部左侍郎崔巖往治未畢。鏜代之。至是鏜奏銅瓦廂等隄岸崩頽。陳橋集等長隄淤淺低薄。俱應增築。請設副使一人專理。下工部議。以河南災荒。民窮盜起。宜令鏜將緊要隄岸決口。及淤塞諸處。速爲濬築。其不急者且已之。遂召鏜還京。專以副使領之。十二月辛丑。以畿內山東盜起。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鳳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治河道。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七年三月辛未命沿河守巡兵備守備軍衛有司俱聽總理河道都御史劉愷節制。明武宗實錄

是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堦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明紀事本末

明武宗正德八年六月戊戌河決黃陵岡工部議以黃陵岡界在大名及山東河南之間工料夫役各有主掌彼此事權不一宜遣重臣一員專委責成庶克有濟上命管河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仍協同各處撫巡官議處九月丁丑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愷奏河決黃陵岡率衆祭告越二日河南徙山川之效靈祚我國家如此工部尙書李鏊因請遣愷祭河伯之神而愷亦宜獎勵詔賜愷羊酒愷於修河之役束手無策乃歸功於神鏊從而獻諛皆可罪云。明武宗實錄

是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河防一覽

楊淳字重夫澄城人正德戊辰進士九年陞都水司郎中管理通州南班河道浚決橫污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國初工部尙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於其中公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纂王端毅公之奏議邱文莊公之詩刊爲漕河紀事以永宋

公之功再補虞衡郎中。歷四川布政使。呂柟作楊公墓志。

明武宗正德十年四月癸丑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愷爲兵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六月己未陞

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趙璜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壬戌添設山東兗州府

同知直隸大名府通判長垣東明曹縣城武四縣主簿各一員專管修河以河決陳家等口爲患甚劇從

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等奏也。丙寅以黃河水災免山東曹單武城三縣歲欠備用馬匹。明武宗實錄。

是年侍郎趙璜疏分水須水二河先是崔巖功弗就河遂衝決益甚至是璜乃於滎澤東濬分水河鄭

州西鑿須水河疏亳州河渠至是水勢漸殺不爲害。河南通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二月甲子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趙璜奏曹州當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交屯營參錯

盜賊竊發且河決黃陵岡等處方議修治宜留兵備副使吳漳仍舊管事兵部議覆從之。九月己亥總

河趙璜言黃陵岡舊有昭應河神之祠自河決梁靖口以來遂至蕩覆無餘祀禮久缺今治河工成宜答

神貺乞重造祠宇令有司以時致祭其沿河考城曹單被災縣分稅糧請減免及賑卹豐縣爲水患尤甚

乞下撫按官從長議處從之。五月庚戌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大夏湖廣華容縣人天順

己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浙江左布政使癸丑河北徙妨運道擢大夏右副都御

史往治之未幾決張秋鎮大夏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力而築長隄捍之隄起胙城盡徐州

亘三百六十里。功垂就。中人有譖其糜費官錢者。遣太監李興共事。與密察覈卷籍無所得。甲寅冬。功成。乙卯。召還視院事。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忠宣。七月丙戌。監察御史于鑿等言。邇者總理河道工部侍郎趙璜。劾奏副使房瑄。文皓及通州趙從龍等。指以修河爲名。輒肆侵剋。埋沒卷宗。請逮問。俱蒙恩宥免。使執法者沮。玩法者縱。此必瑄。皓輩陰有爲之地者。乞從璜所奏。以杜僥倖之門。得旨。事已。既往。且連及者衆。已之。九月辛卯。黃河決。衝沒城武縣。十二月戊午。陸應天府尹龔宏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山東撫按官奏黃河徙決非常。恐妨運道故也。明武宗實錄。

黃河溢。山東守臣言狀。廷議才識疏通大臣一人往治之。僉以公名上聞。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總理河患底定。己卯。兼理運道。辛巳。進工部侍郎兼都御史。領敕如故。李充嗣。工部尚書蒲川龔公墓志。公名宏。字元之。嘉定人。成化戊

戊進士。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河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明會典。七月。總河龔宏奏修河事宜。一。山東。河南。管河副使。宜於秋冬水汛後。同各守巡官及沿河知府會計一年。修河所用物料多少。呈總理衙門覈實起派。各官不協力催督者。查考黜罰。一。東昌。兗州。大名。工役頻繁。宜分派山東六府。及直隸所屬大名。廣平。順德。真定四府。以均勞逸。其隄岸仍令以時修築。庶不妨農廢事。一。每年修河物料。自會計後。宜卽分令各府州縣領價買納。庶緩急得用。而侵隱之弊絕。一。各處夫役差遣不均。故多有遲悞逃亡者。宜令所

司通融分派。委官管轄赴工。其有路遠。願出僱直者聽。後期不到者罪坐所司。下工部議。山東直隸夫役。原有定額。難以別議。如遇河患非常。聽斟酌奏請。量添協濟。餘如宏奏。詔可。明武宗實錄。

胡堯元。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訪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戊寅。陞瑞州府通判。歷廣西參政。胡直作胡公傳。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五月甲辰。巡按山東御史朱裳奏。城武。單縣二城。近因河水漲。盡皆淹沒。乞相地改遷。工部覆議從之。十二月丙辰。敕工部左侍郎崔巖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理黃河。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正月丁未。詔自今沿河軍衛有司。貯庫椿草。夫價銀。非關河道急務。不得擅用。從管河郎時畢濟時請也。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五月乙卯。世宗已登極矣。陞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龔宏爲工部右侍郎。宏言黃河自正德初。變遷不常。日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岡原築三埽。先已決去其二。臣茲擬乘水落補築一埽。以備衝嚙。又虞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或決二埽。徑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之勢。湍汛奔騰。如建瓴而下。不可復禦。臣先嘗築隄一帶。起自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

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廣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擬於隄後相距十里許再築一隄延袤高廣並如其數即河水溢甚衝越舊隄流十里而遠性緩勢平可無大決水落則仍修舊隄以爲先事之防斯一勞永逸計也從之令計畫周詳以行毋妄費財力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七月己巳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人畜無算明世宗實錄

嘉靖二年復決沛縣淮安府志

是年秋河決大水壞廬舍民多流亡沛縣志

陶諧嘉靖初爲河南副使管理河道立法沿河植柳固隄傍植葭葦採取捲壩以當草束樁木纒麻則以水利河道賊罪紙米俱準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人窘案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茲始呂本撰兵部右侍郎莊敏陶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三年九月己巳工部尙書趙瓚言河道事重請復設總理大臣慎選才望專任責成上從之命吏部推堪任者以聞於是吏部言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章拯可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戊寅徐沛河水溢十二月丙子以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會官治河先

是禮部尙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瀾茫。田廬淹沒。請訪求渦河湮沒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御史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相度地勢。開一渠河。立以壩閘。設以官守。遇水發。分流以殺其勢。水小。鎖閘以截其流。庶幾水有所歸。不爲民患。且啓閉有時。亦不傷運河也。時大學士費宏等亦言。黃河之爲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爲先。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之官。講求治河之策。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爲三支。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旣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之末。開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泛濫瀾淪。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種失業。遞年租稅無從辦納。官民船隻。通無牽挽之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河至沛縣。沙浮湧塞。隨浚隨壅。官民舟楫。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況昭陽湖積水不多。春秋之交。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者也。爲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速爲計畫。將來河復北決。意外之慮。又有不可言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戴金亦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徐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

間。黃河變遷。渦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浚。使之流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南岸。原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沙淤平。必須開浚。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卽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尙不涸。須略疏浚。此係河南歸德州地方。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興工挑浚。時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州小壩河、丁家道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沁分流支派故道。宜於此開浚。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以分殺水勢也。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河道都御史章拯亦屢以爲言。俱下工部議覆。言運河國計所關。開封大名地方。多有黃河故道。不塞則害運河。此正今日急務。所以黃陵岡荊隆口一帶。築浚之工。歲無虛日。所幸地居上流。河向東行。順河築隄。堪以保障。是以運道無虞。今徐與豐沛。止是民患。又居下流。若一例施工。恐窮各郡之力。不能當全河之勢。必欲修治。則惟塞支流之口。築障水以護田廬。保城郭。以通漕運。牽路。宜行各官勘議。被淹之處。有支流決口。可以築塞。堪否築障障水。俾入正河。免致旁溢。及運船經行河岸。被水淹沒。應否增築高闊。以便牽挽。一一勘議會奏施行。至於浚賈魯之故道。開渦河之上源。則工夫難成。未可輕舉。又言沛縣一帶。閘河應築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逐一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閘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浚之法。詔如所議。又以章拯事權未重。命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令其督

同山東、河南、淮揚撫按官親詣地方逐一相度。將戴金、楊宏所奏事宜斟酌應築應浚。選委司府勤能官員鳩工庀事以濟漕運。明世宗實錄是年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明會典

是年夏六月二十七日黃水陷城。遷縣治於華山之陽。豐縣志

明世宗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總理河道侍郎章拯等言黃河濟漕固爲國家之利。至於汜濫則爲地方之患。今欲築濬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北。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以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等園寢。爲患叵測。惟考之寧陵縣北岔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發丁夫濬治。庶水勢易殺。而於園寢亦無所患。乃爲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拯等議。上然之。命拯等刻期舉工。癸亥詔建河神祠於沛縣。時漕河浚通。議者以爲神助。請復其故宇。春秋致祀。工部爲請從之。九月丙申。總理河道工部侍郎章拯考滿再疏。自劾治水無効。乞罷不許。明世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二

河水

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壬申。光祿寺少卿黃綰等言。黃河在三代時。未嘗爲患。蓋以水性向北。就而道之。其流自順故也。至於後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乃不免於隄障。而隄障一潰。遂不可支。漢時瓠子之役。道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稍得底定。至隋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黃河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夫跨中條而南。爲河南。山東兩直隸所交。地勢西南則高。東北則下。其墊沒也固宜。乃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沛河滲流所致。夫彭城下邳馬陵諸山。皆發跡泰山。與蒙羽相接。從東轉西。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溢原野。其爲豐沛徐淮患。必然也。若不疏道別行。患無已時。臣以爲當於兗冀之間。求其兩高中。低卽中條。北條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得免於墊沒。夫沛河旣去。漕河必淤。則當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之類。洩之上流。則泥沙必隨水而去。乃開浚爲易。或謂沛河雖有豐沛徐淮之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於黃河。若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倍加修浚。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則漕河不竭矣。又南旺馬腸湖隄之外。爲孫村湖者。地形下濕。較

之湖水反低。若決滌爲湖，并道漕河改經於此，又可以免濟寧高原淺澀之艱矣。上以其疏下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處以聞。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御史吳仲以聞，且言侍郎章拯、郎中邱茂中、李煌三臣者，必不能爲陛下辦此。乞推總制都御史一人往代之。上命戶工二部會議。章拯亦言河渠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以假道。令運船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西歷雞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並議。議未決，給事中張嵩等言：去秋河塞，皇上特命章拯、邱茂中、李煌併力修濬，而拯苟且塞責，今不得已，又令運船由昭陽湖以出，夫湖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致瀾漫，使湖復阻，拯何以爲計哉？茂中、煌嘗議於沽頭，開設官專理，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仰而不行，以至事勢窮迫，貽害至此，乞罷拯，別推大臣，素有心計風裁者，往代之。上以漕計重大，責部臣遷延不卽定議，引舟入湖，終非長策，誠如嵩言，請先飭拯等悉心區畫，仍舉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河南山東守臣及藩臬等俱聽節制，復選郎中主事各一人爲之協理，并采納仲諸議，酌量可否。其徵發夫役，調度工費，悉得便宜從事，用或不足，令戶部處給。其沽頭上聞，宜增設主事一人，上以爲然。因讓拯前報運河疏通，旋奏淤塞，若遲悞糧運，國計何賴？茲姑留拯、茂中、煌等供職。吏部卽推擇大臣中有諳古今識地理，實心經國者，往提督之。餘悉如議。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尙書李承勛，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

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議。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然沙泥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縣既塞。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廣。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膠淺。若治湖築隄。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隄可成。一年卽石隄可成。用力少。取效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浚淤土。愈浚愈淤。勞佚大不侔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爲便利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於淇門。入於御河。達於京師。御河卽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津懷孟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於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乃由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爲利二也。承勛言黃河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但當疏浚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爲害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

以殺水怒。當不爲患。自渦河之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於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隄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爲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爲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竇爲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爲尤便。然大役一興。爲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令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場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緩。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長。浚以分其上流。自汴

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浚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隄。至豐、單之黃德、賀固、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隄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爲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隄。則沙積復壅。不若於湖之東岸。滕、沛、魚臺、鄒縣間。獨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斟酌舉行。上從之。十一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章拯上疏乞休。詔拯還京別敘。拯字以進。蘭谿人。安治丙辰進士。歷工部尙書。十二月辛酉。總督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薦蘇州府知府陳文沛才堪治河。頃曹、濮河道副使王言以病去。文沛可代之。上曰。可。令速往視事。明世宗實錄。是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明會典。

是年決徐州及曹、單、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續文獻通考。

盛應期字思微。吳江人。宏治六年進士。遷工部侍郎。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

十里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輅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卽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明史。

明世宗嘉靖七年四月丁巳。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言。治河丁夫七萬。計工六月。約費米十萬餘石。乞假留河南山東二省。起運糧米四五萬石。就近給工。詔如所請。或米已起兌。許於臨清倉內支用。卽以修河銀解還太倉。七月辛卯。命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八月辛丑。都御史潘希曾言。近沛漕沙淤。旋挑旋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奔衝所致。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宏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於海。故徐沛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於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遏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其上流。秋來水發。沙雖挑而復淤。隄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浚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河勢。第恐巡撫事繁。副使力寡。請敕都御史潘垣。嚴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爲疏浚。尅期成功。功成聽臣閱寶具奏。上嘉其議。從之。八月庚申。提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旣奉旨取回。遂引疾乞休。不允。九月壬午。工部覆尚書李承勛治河議。請行侍郎潘希曾躬親相度。或地勢之高卑。水勢之增減。

凡淤淺衝決之病。修築挑濬之宜。務得至當。期在可久。寧過慮於未事之前。毋過悔於已事之後。其稱乞遣六部知水利者二人。詣工體察。恐希曾聞之。自生疑懼。且計程蒞事。會無數日。即復別有委托。不無傷國家信任之誠。沮大臣展布之氣。宜令每月自以所行奏報。因事考言。萬一所言不孚。一年之後。遣科道官從公查勘。以驗其成效。即今遣官體察之意也。從之。閏十月丁酉。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仍於黃河上流。分浚趙皮寨。孫家渡二處。夫二水兼通。則橫流以殺。而運道可保無虞。工部覆奏。得旨允行。明世宗實錄。

是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又議於昭陽湖東岸。鑿開新河。夫役九萬八千。時以催督過嚴。遂起怨謗。用工四月。以弗績坐免。明紀事本末。

明世宗嘉靖八年。二月己丑。時豐沛苦河患。而南北往來。津挽不絕。民力大困。都御史唐龍建議。請仍設夫廠於魚臺之穀亭鎮。以分沛縣民力。工部覆請從之。六月乙酉。豐沛單三縣。河隄成。增設豐縣管隄主簿一員。十二月辛未。總理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主簿宜革。孫家渡口已濬通。請於鄭州增設判官一員。專駐其地。以防復淤。工部覆議從之。甲戌。總制河道侍郎潘希曾引疾

乞休。且舉布政陶諧、副使周忠、陳文沛自代。不允。乙亥。工部都水司郎中何棟以修河有功。陞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明世宗實錄。

是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闌面。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五月癸卯。孫家渡河隄成。命加工部右侍郎潘希曾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己酉。巡按直隸御史傅炯言。直隸河間十州縣。及山東東昌諸府瀕河之地。水勢噴決不常。舊田淹沒者不爲除稅。而河壩新墾者。輒復起科。是地日益遷。而糧日益重也。請通融勘處。以新田與民補灘地之數。計地徵糧。庶免重困。部覆從之。十一月丙午。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潘希曾奏。本年六月以來。河決曹縣胡村寺東。衝開一道。闊三里有餘。東南至本縣賈家壩。入古蹟黃河。由歸德州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入運河。胡村寺東北。衝開一道。闊一里有餘。又分二支。東南支。經虞城縣至碭山縣。合古蹟黃河。出徐州東北支。經單縣長隄。至魚臺縣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其單、沛三縣黃河。賴長隄障迴。今沙淤平滿。民多耕作。不復爲沛。曹息。夫黃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者。以濟淺也。自宏治以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然以其出於沛橋。亦可資以濟淺。以其逼近沛漕。又恆有衝決沙淤之患。修濬惟亟。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詔下所司知之。明世宗實錄。是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

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
流改遷。罷役。明會典。

是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穀亭。三年水俱不下洩。續文獻通考。

希曾提督南贛軍務。召爲工部右侍郎。還朝。值河溢淤漕。任事者與新河之役。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
必得公代。乃可。賜鹽書兼憲職。往蒞事。公還甫三月也。旣受命。誓殫慮畢力。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
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
之患。乃上疏。見寶錄。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
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
旨下。公計處乃復上疏。見寶錄。又言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唯欲因舊以爲功。從
省以計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
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書言。近日議
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曰。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
不與水爭地。唯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
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宏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浚孫家渡宿遷小河。

而後荆隆黃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特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爲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爲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爲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程文德撰竹澗潘公希曾傳。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遷工部右侍郎。嘉靖七年秋。總河侍郎盛應期以治新河無功召還。命希曾兼右副都御史往代。至則條上形勢。自單至沛築長隄百四十餘里。以障黃河之衝。役夫二萬。未期年工成。帝嘉之。增秩二級。九年六月。河決曹縣。分三道東下。其經單、豐、沛三邑者。賴長隄障之。得無害。後沙淤平滿。民多耕作其間。交口頌之。明年召入京。歷兵部左右侍郎。卒官。

明世宗嘉靖十年四月辛未。陞山東左布政使李緝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九月壬申。工科

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灑河故設鋪舍甲夫。使修隄撈淺。宜整飭如舊制。一、各處辦納椿草。多侵尅冒費之弊。宜加查覈。一、黃河變遷無常。卽橫流南出。亦宜防其北徙。請勿廢宏治中故隄。時遣習水者相視緩急。預加疏塞。庶有備無患。一、南北管河郎中。法當久任。及府州縣管河者。當居灑河公廨中。專理其職。請一切如故事。工部覆奏從之。癸酉。巡按直隸御史詹寬劾奏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緝稱疾杜門。坐視河患。請亟罷黜。以戒人臣怠事者。緝惶恐謝不職。上以緝任職未久。命奪俸三月。明世宗實錄。緝字

廷章。固始人。宏治乙丑進士。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四月癸卯。總督漕運都御史劉節奏。黃河舊通淮。河口流沙淤塞。挑濬方完。糧運幸

過。不意黃淮二河。伏水漲發。流沙漫入河口。直抵淮安府城西。浮橋一帶。俱被沙淤。已興工挑濬。以拯目前之急。更乞會議長久之策。或改河口。以避奔流。或築長隄。以障巨浸。疏入。工部議覆。令行節等。以改河築隄二議。虛心訪究。何者可以永保漕渠。杜絕後患。計定卽興工挑濬。毋得後時。得旨。運河壅塞。隄岸坍塌。皆因近年管河官員。不行疏導。修築所致。茲所議俱依擬。通行各該管河官員。用心修治。如仍前怠惰。御史參奏以聞。八月辛巳。總理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言。黃河水溢魚臺。議者皆欲尋復故道。臣竊以爲未然。欲治魚臺之患。必先治所以致患之本。欲治致患之本。必委魚臺爲受水之地。河之東北岸。與運道爲鄰。惟西南流。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而以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不治其本。而欲急除魚臺之患。恐魚臺之患不在豐沛。必在曹單間矣。今豐沛之民。纔得息肩。而魚臺之地。已經殘破。不若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且前四處河口。除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欲乘此魚臺之壅塞。令開封府河夫捲埽填隄。逼使河水分流。以殺其上源。則魚臺水勢漸減。俟秋水落。工可告完。并前三河。共爲四路。以分洩之。河流庶可無患。疏入。詔工部會廷臣議之。十二月甲戌朔。總督河道都御史戴時宗自劾乞罷。不允。

明世宗實錄 時宗字宗道。晉江人。正德甲戌進士。

是年夏六月。大水溢孟津縣。城圯。民震恐。乃議遷於舊城西。二十里聖賢莊。經始於甲午春二月。訖工。

於夏五月。河南通志。

朱裳字公乘。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癸巳。公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敕總理河道。時宣府軍士爲變。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不可。宣府可別著人去。時黃河南徙。糧運不繼。公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上允之。未幾。丁艱去。明史稿。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六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裳。自陳乞罷。不允。十月戊子。總理河道都御史朱裳條陳治河二事。一塞黃河之口。以開運道。夫黃河之當殺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也。三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分自梁靖口迤東。繇魚臺入運河。謂之岔口。冬春水涸之時。計岔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不至。其間穀亭鎮迤南。延袤二百餘里。開道壅淤者。可以及時疏浚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運河。順流而南。二日卽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於此。但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繇魚臺。金鄉。濟寧漫衍而至安平鎮。則運河隄岸爲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淤。則穀亭鎮迤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隄岸。增其高厚。憂且不細。臣以爲塞河口者。事奇而險。借河流者。事平而易。請下廷臣議。疏入。詔裳會同差出部臣。相度處置。毋推艱避難。以貽後患。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正月甲子。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郭秉聰。韓廷偉等言。黃河自古爲

患。惟我國朝則借之以濟運渠之利。故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導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導之南。以避其衝決之虞。臣等考求其策。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釀爲二渠。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則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隘。洪開束捍。全河入運。勢自不容。弘治以前。四支分流。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已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經趨沛縣。又自沛北。徂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竊計今日河患。未可以力勝。要在分其流。以殺其勢而已。今梁靖口。趙皮寨。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浚。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所宜挑濬深廣。導引汶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見口。起築長隄。至歸德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汎濫。仍時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其北岸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縣。歷年築長隄。以防東北入海。守護甚嚴。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激。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隄。以禦奔潰。及照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然以臣等計之。其可虞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使塞之。其勢既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黃陵岡。李居莊等處。不能無患。兼恐橫決北岸。二也。決口既塞。徐州迤上。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澀。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隄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洩之以壩。自城武縣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隄。百五十餘里。以防

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其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形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西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淹浸。今宜於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則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者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阻滯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外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等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澗河馬邏港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浚。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曰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且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浚山東諸泉。以匯於汶河。修築南旺湖隄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他日岔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疏入工部覆如其議。得旨允行。

明世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四

河水

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開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於時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於國無病於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

引黃河幾四百里濬丈有五尺者百二十里濬二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餘里餘功倍費

矣。濬開河兼濬南旺築曹單長隄幾三百里通融約計濬深丈許功倍省矣。

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

修之言曰黃河已塞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

岸皆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

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

公之言曰引河勞費倍於濬淤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國儲

營建之需二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私賈絕三也縱力引而至旋必復淤目前億萬之費徒

捐而濬淤修開之勞與費卒不可免非忠於謀國吾何忍耶況引之不至至將即淤吾何敢耶況孫渡新河之

覆轍當鑒邪

孫渡在今榮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宏治二年淤宏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五十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

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舍漕河而開新河費二十餘萬緡

卒於中止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明驗也

酒議惟濬淤修開以復先朝成憲為便而時已寒

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是時非惟運期逼近。營建木漆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景泰宏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月也。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

淤以尺計。工以日計。役巨期迫。公迺先測諸閘。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閘底之淺深。而後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即知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九尺。通融計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議止淤

一丈為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生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為準。復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稱錘一百四十斤。每一筐。以泥百斤為準。浚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算七丈五尺為準。浚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十筐為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擡泥止以往過五十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擡泥二百筐。然四人擡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天。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擡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尺。先是羣議

以前此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皆用工久。而茲役止兩月故也。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迺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勞費大省。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顧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南旺每二年一大

羣議姑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阻。迺用前計工法。曰。六千人足矣。委邵君元吉督之。浚倍深。倍遠。且完修河隄。自南旺至長溝六十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六十里。蓋羣策畢効云。

築曹單長隄。以防

衝決。復沽頭管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

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敕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

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土畫地。初令下。郡下編夫。公曰。守令應期無在者。興工期逼甚。即郡縣忘事後期。奈

一隊。至即分工十丈。故始編可者。吏姦而至工。絕管工者放免之弊。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

陷。不能著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

陷最深者。則用木梢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鉞鑿。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姜石之工。

則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陷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壩。壩之內則縱橫填路如井字然。兜杓者以鐵為

方口。繫布為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遭各

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加鋸齒及鐵叉。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爲坎。自下倒屏於上。出水隄外。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擇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戽。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乃併力番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歷數坎始達隄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急濬如前法。濬河之功。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夫役。以重濬之。河廣淤深。及黃河舊口所衝之處。上爲風日所暴。僅可勝足。尺寸之下。悉爲極稀油泥。隨濬隨墮。無復止極。濬河之難。尤莫甚於此。夫役最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鄉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填勞。卽以之顧役。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於是衆皆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力底績云。凡開座之頽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

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魯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洗大廣。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僅四丈許。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吾不敢徒爲觀美也。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培開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朝永樂至安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開過低。則上開易濶。公乃逐閘測其開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棗林開爲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開板水面至開石面。各以三尺爲準。其下開底過低者。則量留底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洩而下流底板。則開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達上開。免中途淺闊。真利及久遠云。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水平法。用錫匣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於數尺方棹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於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開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淺深。悉藉此以度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行泥涼中。遍歷諸閘。人不堪其勞。公弗卹也。復施植柳六法。以護隄岸。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瀋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湖坡之利。理廢。至是雙龍

硯瓦雞鳴壺金溝口留城馬場南旺諸築縷水隄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河直則水潰。故隄以縷之。減水閘座。皆議復。備蓄洩也。役初興。工。卽禁各屬不得輒施鞭朴。違者卽償其責。人心大悅。暨旂升降。以時禁鞭撻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其飲食。節勞佚。時薪米騰貴。有以爲言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於是商販輻輳。終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卽撥醫一人。隨夫調治。公猶慮其未精。乃齎服焚香。躬製錠藥數萬計。復選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勳者二人。分攜藥餌逐營遍問。疾卽療之。日一往還。神人胥相。罔弗効者。且

常值之外。時勞以飲食焉。

宣諭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

日。重浚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

僉都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

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

據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穀亭鎮廢菴中隘

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卽納。且揚於人。又日巡考工。隨見指授。耶署監司而下。悉廬於村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顏面黧變。形體瘠損。弗卹也。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

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願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卽散遣。

故人自爲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

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隄縷水隄一萬二千四

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

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

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迄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

三月。亦前所未有也。劉天和問水集。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

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柏木。椿鍊鐵爲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鈎挽索而上。頗易爲力。朱國植湧

體小
品。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二月丙午。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請於曹縣梁靖口東行岔河口。添築壓口縷水隄。於

曹縣八里灣起。至單縣侯家林止。接築長隄各一道。從之。明會典載岔河口縷水隄長三里曹單長隄長八十里。七月丙寅。遷河南孟津

縣治於聖賢莊。避河患也。按河南通志載遷城事於十一年。而實錄又書於此。想題報在後故耳。十二月辛亥。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

河事宜。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廠增築月隄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徙。弘治時淤塞。隨

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口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澀。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

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黃河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於祥

符縣之磐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隄。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

且水勢湍悍。衝徙不常。其隄岸去河遠者。間或僅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隄。及去

河稍遠中隄。各一道。場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絕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

舉在其中。不得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從之。明世宗實錄。

余問水始自中州。迺分遣屬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直抵出運河之口。逐段測其深淺廣狹。紆直所向。

而後得其要。蓋孟津而下，夏秋水漲，河流甚廣。滎澤漫溢至二三十里。封丘祥符亦幾十里許。而下流甚隘。一支出渦河口。廣八十里。亦廣二十餘丈。三支不滿一里。

中州之多水患，不在茲歟。宜預為儲蓄，候歲豐人和，大加疏導可也。

蔡石岡云：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當衝郡邑，作隄障之，不壞城郭已矣。被災軍民，免其租役。

不至流徙已矣。石岡，睢人也。睢，河患為甚，而其言若此，公天下為心矣。河性湍悍，如欲殺北岸水勢。

則疏南岸上流支河，上策也。然支河或不順水勢，則雖開而復淤。舊有馬頭埽之制，蓋捲埽出河丈餘。

稍順水勢，連出數埽，雖終不能禦。然水性極悍，一有所觸，即折而他注。連觸數埽，有壞即補，多因之以

全岸者，亦不可廢也。黃河舊出穀亭口，入運魯橋，下至徐沛，閘座盡廢。嘉靖甲午秋，忽一夕遷改，然

幸分為二支。一北出魚臺場口，猶賴以濟運。如即南徙，則運河淤滿。閘座未復，糧運立阻矣。一從上源曹縣榆林集南向徐

州，免北衝濟寧之患。如全出場口，則逼近濟寧。魯橋以上，閘座盡壞矣。至十月，運舟南還，全河方始南徙。二支斷流。若稍遲至春

浚無及。乙未之糧運亦阻矣。國計所繫，神實相焉。以上治河之要。捕錄四條。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

不能禦異常之水。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州，如井然。故雖高厚之隄，不能禦。而尋丈之水，非此即泛濫矣。城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但

不宜近河，而宜遠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為隄，河既改而隄

即壞爾。已擇屬吏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

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

且大者。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一二十里。及數里者。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

接創築務俾七八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成雖費不卹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凡創築隄必擇堅實好土

毋用浮雜沙泥必乾濕得宜燥則每層須用水灑潤必於數十步外平取尺許毋深取成坑致妨耕種

毋仍近隄成溝致水浸沒必用新製石夯每土一層用夯密築一遍次石杵次鐵尖杵各築一遍復用

夯築平隄根宜闊隄頂宜狹俾馬可上下謂之走馬隄毋太峻水易衝嚙凡幫隄必止幫隄外一面毋

幫隄內恐新土水漲易壞運河通用中州河北岸隄防重複至四五道者往往而衝決蓋修築不堅一也

工程報完已矣管河監司府貳不復省驗二也甲午春所築隄余巡行親驗之盤石口隄已即衝洗無復形跡原武首面及兩傍各止築尺許中實以虛浮白沙餘率類此爾

舊隄日就坍塌車馬行人踐踏成路不復巡視完補禁治三也千里之隄壞於蟻穴夫安得而不決哉

自今創築者必用新發尺式度長短不一即生弊矣必編號必分定州縣工程丈尺及官夫名數必置籍備紀府

貳必身親督理指授築法器具詳見前工成監司必親閱實舊隄必委屬時一巡視完補車馬行人路口之隄

必兩箱各築闊厚斧刃襯隄俾車可上下隄面邊箱路口各限以橫埋丈餘圓木上覆以土守隄者每

遇踐踏木露即仍以土覆之隄內外柳株稀少者補植之審如是夫安得而復決哉是存乎其人爾

運河通用歷年築隄率以高一丈或一丈二尺爲準但地勢不一如地勢原下隄即卑矣地勢頓下猶可見以漸而下者隄益

卑而不覺矣凡築隄以高阜或平地高若干爲準然必逐段用平準法打量余新製水平而不論頗準因地勢高下而

低昂之俾隄面遠近高下一律。

甲午築南旺湖隄率高一丈。輟完矣。余驗而疑之。迺施平準法。其間有地下八尺者。然則隄僅高二尺爾。黃河之隄若是。不亦大可畏邪。

否則貽

患非小也。但平準極難。須水面浮板。并於上兩端小橫木。并前木表橫板之厚薄。長短。廣狹。皆極其均。俾端正。而打量之人。目力詳審。且再三試。果無差忒。而後可憑也。

乙未春。浚河修閘之役。余甚苦。於此必再三躬爲之而始效。運河通用。以上隄防

之制四

則。疏濬塞三法。歐陽

濬

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寨口之開。冀少殺東流爾。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單魚臺之患於睢。歸矣。不可不審也。開河面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

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冬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年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

濬河。宋人鐵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

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

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卽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

地施工略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

運河

方舟之製。非特便於濬河。且免役夫入

水。卹愛之意寓焉。

運河

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四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隄者卽以之成隄。

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

運河

同。以上疏濬之制五則。

凡驗築隄之工。必逐段橫掘至底。而後見。舊以

錐刺無益也。

運河

隄鋪夫守隄防河所繫甚重。予歷詢之多遠地之民赴役。有數百里外者。有別

州縣編役者。且歲一更易。以故隄多坍塌。柳多砍伐。甚至河水已至。或被盜決。而官猶未知。坐失防禦。爲害匪輕。已經行令將近鋪居民編當。如徭役已定。則將別差更換。別州縣者。亦將別差兌編。以後編役。更不必改易。仍將本鋪所管隄岸。每夫畫地分管。專令修隄植柳。時閱而勸懲之。均爲徭役。初無損於公家。而鋪夫便於守視。隄自固矣。運河同。滄德一帶尤爲甚切。以上工役之法。摘錄一條。余行中州。歷觀隄岸。絕無極堅者。且

附隄少盤結繁密之草。與南方大異。爲之憂虞。迺審思備詢。而施植柳六法。一曰臥柳。凡春初築隄。每用土一層。卽於隄內外邊箱。各橫鋪如錢如指柳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毋太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土面止留二小寸。毋過長。自隄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二曰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橛於隄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卽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橛。先從隄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臥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卽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柳椿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卽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隄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尾埽。雖

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梢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隄。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運河黃河通用。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隄。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近

河及河勢將衝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槪。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梢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即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梢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嘗於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岸。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直立。略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郡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効。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止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械之有爲也。捲埽斧刀隄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深要。去處亦可用。五曰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

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種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即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黃河用之。六曰高柳。照常於隄內外用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隄面栽植。以便牽挽。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丙寅。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爲兵部右侍郎。壬申。陞右

副都御史于湛。以原職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如圭字國寶。澧州人。宏治乙未進士。歷戶部尚書。湛字瑩中。金壇人。正德丁未進士。歷戶部右侍郎。

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肅等縣。以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嘉靖十五年。總河李如圭治河疏略。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七月癸卯。命遷河南開封府夏邑縣城。以避水患。十二月癸丑。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等言。地丘店、界牌口、楊鐸鋪等水。俱入亳州。經渦河。漸近壽春王陵。且居鄭家口上流。易成淤塞。無以接濟二洪。若挑飲馬池原淤河身。地遠費多。宜於地丘店野雞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旣可以截渦河之水。入河濟。洪復可以免逼衝王陵之虞。工部覆以爲便。詔從之。明世宗實錄。會典云。是年鑿地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七月乙酉先是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奏原設河夫二千三百餘名今黃河南徙夫役無用量留五百名備修隄岸其一千八百名折銀貯庫以備河道支用工部覆議從之明世宗實錄

嘉靖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石橋歸德開方殫為河二洪寘壅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賈

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諱紹字孟宣秦強人開封府同知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即湛祭令水工表獨以徒四萬塞菱而自蹈樞理捷事徒四萬一勸赴番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為常見公凡

三月河隄成纔佐吏數十算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李攀龍滄溟集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言河南睢州考城縣地方新開孫繼口孫祿口各

黃河支流以一分殺上源歸睢二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漕議於孫繼口至孫祿口另築

長隄及將考城縣馬牧集等處修堵決口務築高廣堅實密栽榆柳護之河身既寬土隄亦實大水渙發

勢能容受可免衝決散漫之虞而黃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疏入下工部議行之三月己巳

改胡纘宗巡撫河南以原任副都御史朱裳總理河道五月丙申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裳

卒賜祭葬如例裳直隸沙河縣人正德中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出守鞏昌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道未幾以憂去起復原任至是卒裳性峻直有清操歷官三十年攻苦食淡常若一日有先朝名臣之

風焉。明世宗實錄。胡纘宗字世甫。秦安人。正德戊辰進士。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明會典。

是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

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河防一覽。

是年決睢州野雞岡。由毫入渦河。二洪告涸。漕舟膠阻。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同河道。漕運二都御史周

金、郭持平築塞野雞岡。濬李景口。由蕭縣以達小浮橋。凡六百餘里。於是渦河壅而河之全力皆入於

徐矣。蕭縣志。持平字守衡。萬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以旂開支河。引水濟洪。糧運無阻。上悅。加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明紀事本末。

行水金鑑卷第二十五

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以漕渠水涸遣太常官往祭河淮諸神五月丁亥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九月壬子詔復河道御史郭持平俸及管河郎中郭應奎等原職先是持平降俸三級應奎降職一級至是河通特復之從都御史王以旂言也明世宗實錄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南右都御史

嘉靖二十年黃河東決於大清口南竭四十里淮安府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明會典六月癸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楊本深趙繼本奏黃河孫繼口李景高口扈運口俱已疏濬徐呂二洪水勢通行糧運無阻上覽奏嘉悅詔加督治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俸一級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爲工部右侍郎仍管理河道陸管河郎中郭應奎等七員各一級員外郎封祖裔等一十五員俸一級餘俱賞賚有差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工部請加總理河道尙書周用憲職庶便行事上以祖宗時治河官原無兼職已之明世宗實錄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灑、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爲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康濟論。

用字行之。吳江人。宏治十五年進士。嘉靖中。工、刑二部尙書致仕。久之。以工部尙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吏部尙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明史

嘉靖癸卯。二十二年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尙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尙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尙書宋禮實始其事。李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尙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尙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尙書治河。嘉靖初。

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尙書也。鄭曉今言。

嘉靖二十三年。小清河決。公僉事山東。築長隄禦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王家屏撰兵部侍郎吳嘉會墓志。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三年。總督河道。歷南京刑部尙

書。山東全河備考。邦奇卒謚恭簡。見陝西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明會典。十二月甲寅。

前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劉天和卒。賜祭葬。贈少保。謚莊襄。天和。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甘肅。

陝西陞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侍郎。改兵部。總督三邊軍務。拜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尋召入提督團

營。以疾致仕卒。天和字度宏亮。有泛應才。凡所敷歷。去後必遺跡。餘澤爲人所稱述。至於治水防邊。功能

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防火器。三眼鎗等。後人皆遵用之。明世宗實錄。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於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於涸時。一以

棗林閘爲準。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閘如一。遂爲永利。湧幢小品。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二月甲申。戶科給事中。陳棐疏陳河道二事。一除水患。以祛民害。謂大江以北。地

勢平衍。一遇霖潦。輒被淹沒。宜放江南水田之法。督責長吏。時加疏濬。通其溝洫。使田間溝水。盡入於河。一減河役。以蘇民困。謂兩直隸、山東、河南先年設閘。夫河夫堡夫。遠者徵銀。近者給役。以供黃河修築之用。今皆積有盈餘。而歲徵如故。民實不堪。宜量爲減免。待河工興舉。銀力不敷。仍舊徵派。工部議覆。報可。

七月丙辰。山東曹縣河決城池。漂沒人民。死者甚衆。工科都給事中劉大直劾河道都御史詹瀚等。得旨命巡按御史查覈。以聞。已。御史党承賜奏。瀚及副使張九紱等隄防失策。詔奪瀚俸二月。九紱等下御史逮問。十月戊辰。提督漕運署都督僉事萬表奏海口新河淤淺。請調順天、永平一府及通州衛所軍

民夫役挑濬。工部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錄。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

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贏縮。豈關於河之改流哉。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御史詹瀚以河決曹縣。及金鄉、魚臺、定陶、城武等處。奏乞於趙皮寨等處。多穿支河。修築隄岸。以捍水患。詔可。明世宗實錄。

公視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鬪。汲汲唯枝河是開。長隄是防。其見於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也。偶盜起曹。勢甚猖獗。公掣河夫與之格鬪。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事不避難如此。陞刑部右侍郎。趙鐘撰刑部左侍郎燕峯詹公墓志。按公名瀚。字汝約。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

胡松之爲河道也。前使詹瀚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可十倍。詹時佐司寇。力沮之。而其督漕時。以淮安新城據河衝。時時潰版築。公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弗果。然代公者。後先卒用公議。以濟。他所創轉漕法。洗清江浦宿蠹。著爲絜令。王世貞撰工部尚書承菴胡公行狀。

按松字茂卿。續谿人。正德甲戌進士。

二十七年。公總督漕運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隄。實土於破舟沈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闕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鎮河下。以紀功德。呂本撰工部左侍郎襲公墓志。按公名輝。字實卿。紹興人。嘉靖

癸未進士。

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辛巳進士。累官至戶部尚書。卒贈宮保。諡簡肅。湖廣通志 山東全河備考載鈍督河在嘉靖二十八年。鈍誤作純。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正月辛卯。御史陳其學疏請久任漕河都御史。從之。時韓士英、胡松皆不逾月而

罷。故其學云然。明世宗實錄。

是年。公為河南左參政時。河決為患。至不可禦。公親歷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隄固河寧。民

無墊溺。南刑部尚書馮公家狀 按公名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

汪宗元字子元。崇陽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副都御史。督理河道。漕流以通。嚴嵩嫌其不附已。罷為福建

參政。歷通政使。致仕。湖廣通志 山東全河備考載宗元督河在嘉靖二十九年。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癸卯。命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何鼈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明世宗實錄 鼈字巨卿。

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刑部尚書。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七月己亥。漕運都御史應禎奏。先年黃河入海之道。疏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泥沙停淤。屢浚屢塞。茲欲使黃河之水不入清河口。須鑿澗口。以決壅滯。疏支河以殺水勢。工力浩繁。未敢輕議。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未宜閉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使船由三里

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疏下工部議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三月甲午改總督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連鑛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己亥

陞河南左布政使曾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八月乙未河決徐州自徐州房村至邳州新

安等處運道淤阻五十里御史黃國用以聞詔督河漕大臣先議通運船以次塞決疏淺并條列利弊具

奏十月壬申以河決免徵安東縣馬十二月壬子河道都御史曾鈞奏上治河方略自房村集至雙

溝曲頭諸處當浚自徐高廟至邳州沂河諸處當築隄約工費當用銀十一萬三千餘兩有奇乞發淮揚

餘鹽并鄰省事例銀兩協濟其諸省解京掠剩河道及南直隸贓罰等銀亦宜暫留以助大工工部覆議

上曰河患異常所在有司漫不經心姑記罪候處鈞所請修浚銀兩俱依擬仍令會同漕運都御史連鑛

以實舉行自後河道錢糧別衙門不許擅自動支明世宗實錄是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

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明會典續字伯全永寧人嘉靖丙戌進士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三十一年以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

帝憂之趣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尙家堰長隄繕新莊築舊牐

閱數月成進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史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遣刑部左侍郎吳鵬賑徐邳等州先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徐邳等

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饑民甚衆。而剽劫吏不能禁。恐生他變。乞命戶部給發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選差大臣出賑。仍令工部行巡撫及河道官。急將黃河下流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有室廬田可依。得以安堵。上命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鑣作速勘處以聞。至是鈞等奏謂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爲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決淹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旣成之後。宜築長隄磯背。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爲害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隄。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但挑築工料。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乞發淮揚潁暨二鈔關。并蕪杭二抽分銀兩解用。工部覆議從之。已命發淮、徐食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左侍郎吳鵬往賑之。二月辛酉。大學士嚴嵩、李本言。頃徐、邳水患。挑濬幾成。一夕水湧旋淤。前功盡棄。其或湧或淤。若有神使。請遣太常官齋香帛。往授各巡撫官。祭大河泰山沂山金龍廟等神。從之。閏三月辛酉。刑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吳鵬。河道都御史曾鈞等奏言。黃河自古爲患。其治之之術。不過疏濬、塞、三法而已。比年淮徐水患。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闕下流所致。今臣親歷其地。販鬻之舟。往來無滯。乃知積沙之說。出自傳聞。無容議矣。惟草灣老黃河口劉伶臺宜挑浚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橫潰。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墊。宜創建閘座。以時啓閉。但工費不貲。乞於常鎮二府糧銀

數內量給接濟。臣又惟黃河西來萬餘里，匯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匯淮，以趨於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湮淤之患，皆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等處地方，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處，以分殺水勢，爲永圖之利。疏入詔如議。惟分殺黃河上流，令鵬鈞會同河南撫按官勘處以聞。明世宗實錄。

是年夏四月，遣侍郎吳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瀚欲殺水勢，乃上疏請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奇。二疏俱下河南山東撫按藩臬臣議之。河南通志。

是年黃水衝草灣，河時通時塞。淮安府志。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丙辰，工部尙書吳鵬奏，邇者黃河衝決飛雲橋，於是昭陽湖水櫃淤爲平阜，今與運河無涉，櫃外餘田四百九十餘頃，悉召民佃種，人授田五十畝，每畝徵銀三分，以備河道之用。日後或於河渠有濟，仍退還官，其馬場、南旺、安山等三湖水櫃，不在此例。十月辛未，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鈞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庚辰，陞大理寺左少卿胡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植字立之，南昌人。嘉靖乙未進士，前後兩任總河。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戊戌，以孫應奎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應奎字文卿，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丙子陞陝西左布政使王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廷字子正南

充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南京戶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卒諡恭節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礪山趨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

徐州洪明會典

是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

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

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

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淤然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

河防一覽

是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

皆苦之明紀事本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甲辰河南巡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為帶其初河從西來勢本東流數十年間

南岸傾頽北岸淤塞漸成橫溢宜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隄岸以圖永久請差部

臣經略詔行其議部臣止忽遣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八年公巡撫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卵示變水災異常不即改復患且滋甚詔

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公至源委堙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塞足矣改復河爲於是條上利便上可其奏民不勞而河卒還故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墓志 公名永明字鍾誠號臨溪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午陞南京太僕寺卿林應亮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十月乙

已起服闋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胡植仍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應亮字熙載侯官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南京戶部右侍郎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四月戊戌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植回院協理丁未陞右侍郎光祿

寺卿孫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十一月甲寅陞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孫植爲南京大理

寺卿十二月丁卯陞大理寺左少卿王士翹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植字斯立平湖人嘉靖乙未進士

歷南刑部尚書 士翹字民瞻安福人嘉靖戊戌進士數年以來總河之陞遷席不暇暖亦由於河上之無所事事也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四月甲寅陞總督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士翹爲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

儲乙亥陞提督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吳桂芳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九月乙巳陞總理河道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十月乙未以李遷

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

明世宗實錄 桂芳未任總河即陞兩廣巡撫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刑部尚書卒謚恭介遷歷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見明史彙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乙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陳堯爲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

河道五月壬子河道僉都御史王士翹罷士翹疏舉方面官至四十五人而考察間住副使雷夢麟亦

以賢能陞任薦給事中趙灼劾其違例市恩士翹坐罷。

明世宗實錄。

嘉靖四十三年公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獨江北椿草河夫逋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卽河塞漕如期已改刑部右侍郎公始爲郎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

汪道昆刑部左侍郎陳公墓志按公名幾字敬甫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甲辰山西巡撫萬恭奏山西河邊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官王繼祖始倡打冰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風嚴凝隨打隨結軍士寒苦不支然於防禦終無足恃今如臣計則自險崖逮陰灣至石門爲次衝當漸築牆者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冰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敵況昔之虜患以冬春今之虜患以夏秋夏秋水淺虜褰裳可渡冰何足恃哉此收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刑平而西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爲障而虜屢寇節年犯山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者蓋自平虜以東則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自平虜西至編虜老則四顧荒漠墩堡爲墟朔州乃河之西鴈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爲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剝牀及虜患也今如臣計則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一里爲顧家堡又

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在。急宜修舉。每堡設軍五百人。每五里爲立一墩。軍勢相連。火烽相接。遠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而工費亦不必取之內帑。河牆之費。則括諸司贓罰。乃河之費。則改班軍折糧。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疏入。詔先從其河防事。命興工修築。乃河事宜。仍會同大同撫臣詳議行。庚戌。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陳堯爲刑部右侍郎。丙辰。陞右僉都御史孫慎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七月癸卯。河決沛縣等處。運道淤塞百餘里。八月癸未。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爲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及漕運事務。辛卯。以徐邳河淤。命總理河道尚書朱衡祭告大河。東岳等神。十月丙子。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慎回籍候用。時河患方亟。被命遷延。不卽赴任。都給事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十一月甲午朔。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尚書朱衡劾奏。管理曹濮副使柴涑怠緩不任事。宜從調處。并乞申飭河道。漕運二臣。協心共濟。毋分彼此。仍行各濱河巡撫。駐劄近地。以便咨確。且親督所屬。共圖成績。詔從之。己亥。陞大理寺左少卿潘季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是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浚之。爲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遏河流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唯茶城時有淺阻。明會典

是年七月。河水大淤。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陂。從沙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尙書朱衡乃請開都御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僉都御史潘季馴請接浚留城舊河。并力挑浚。八閱月而成。河防一覽

先是四十三年。上六股皆淤。而統會於秦溝。迨四十四年。水汛異常。決新集。塞龐家屯。向東又出飛雲橋。漫成巨浸。迤而南注。由秦溝直射茶城。而經徐入淮矣。蕭縣志

